

宋 史 鉤 沉 (上)

林 瑞 翰

陳橋兵變

周恭帝顯德七年正月正旦，鎮、定二州上言契丹與北漢連兵入寇。初三日，宰相范質命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率軍出征。是夕，軍次陳橋驛，去汴京東北四十里。其夜，軍士譁變。初四日遲明，將士擐甲執兵突入驛中，擁立匡胤爲天子，返軍都下，逼恭帝禪位。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謀禦之，爲軍校王彥昇所殺。匡胤卽皇帝位，改元建隆，國號宋，是爲宋太祖，史稱陳橋兵變，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下簡稱長編卷一紀太祖卽位經過：

建隆元年春正月辛丑朔，鎮、定二州言契丹入侵，北漢兵自土門東下與契丹合土門卽井陘，周帝命太祖領宿衛諸將禦之。太祖自殿前都虞候再遷都點檢，掌軍政凡六年。顯德元年三月，周世宗以太祖爲殿前都虞候，三年十一月，遷殿前都指揮使，六年六月，遷殿前都點檢，士卒服其恩威，數從世宗征伐南征淮南，北伐契丹，洊立大功，人望固已歸之。於是主少國疑，中外始有推戴之議。壬寅初二日，殿前司副都點檢鎮寧軍節度使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時都下謠言將以出軍之日策點檢爲天子，士民恐怖，爭爲逃匿之計，惟內廷晏然不知。癸卯初三日，大軍出受景門。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與聚謀曰：「主上幼弱，未能親政。今我輩出死力爲國家破賊，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上黨李處耘具以其事白太祖弟匡義，匡義時爲內殿祇候供奉官都知，卽與處耘同過歸德節度掌書記趙普。語未竟，諸將突入，稱說紛紜。普及匡義各以事理順逆曉譬之，曰：「太尉忠赤，必不汝赦。」太祖時爲殿前司都點檢、歸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諸將相顧，亦有稍稍引去者。已而復集，露刃大言曰：「軍中偶語則族，今已定議，太尉若不從，則我輩亦安肯退而受禍？」普察其勢不可遏，顧匡義曰：「事既無可奈何，政須早爲約束。」乃共部分，夜遣衙隊軍使馬軍軍校曰軍使，步軍曰都頭郭延贊馳告殿前都指揮使浚儀

石守信、殿前都虞候洛陽王審琦。守信、審琦皆素歸心太祖者也。將士環立待旦，太祖醉臥，初不省。甲辰初四日黎明，四面叫呼而起，聲震原野。普與匡義入白太祖，諸將已擐甲執兵，直扣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爲天子。」太祖驚起披衣，未及酬應，則相與扶出聽事，或以黃袍加太祖身，且羅拜庭下，稱萬歲。太祖固拒之，衆不可，遂相與扶太祖上馬，擁逼南行。匡義立於馬前，請以剽劫爲戒。太祖度不能免，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爲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矣。」衆皆下馬曰：「惟命是聽。」太祖曰：「少帝及太后，我皆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等勿得輒加凌暴。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縱兵大掠，擅劫府庫，汝等勿得復然。事定，當厚賞汝，不然，當族誅汝。」衆皆拜，乃振軍自仁和門入。時方閉關設守備，石守信開門納之。宰相早朝未退，聞變，范質下殿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在京巡檢太原韓通自內廷惶遽奔歸，將率衆備禦，散員都指揮使王溥五代會要卷十二京城諸軍注，殿前諸班有散員之號躍馬逐之，至其第，第門不及掩，遂殺之，并其妻子。諸將翊太祖登明德門，太祖令軍士解甲還營，太祖亦歸公署殿前司，釋黃袍。俄而將士擁質等俱至，太祖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爲六軍所逼，一旦至此，慚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不知所爲，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從之，遂稱萬歲。太祖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文武百官就列，至哺，班定，獨未有周帝禪代制書，翰林學士承旨新平陶穀出諸袖中，進曰：「制書成矣。」遂用之。

宋儒筆記最先記載太祖受禪始末者爲司馬光涑水紀聞卷一及蘇轍龍川別志卷上，然二書皆未詳言太祖弟匡義及趙普、石守信等擁立功績，長編係參酌國史及新、舊實錄纂修而成。

淳化五年，太宗詔重修國史。長編卷三五淳化五年四月癸未：

以吏部侍郎兼秘書監李至、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洎、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張佖、范杲同修國史。先是上語宰相曰：「太祖朝事耳目相接，今實錄頗有漏略，可集史官重撰。」因言太祖盡力周室，中外所知，及登大寶，非有意也。當時本末，史官所記殊闕然，宜令至等別加綴輯，故有是命。

實錄爲國史所本，欲改國史，須先改實錄，故太祖朝實錄有舊錄、新錄。長編記陳橋擁立之事，至「匡義立於馬前，請以剽劫爲戒」，注云：「舊錄禁剽劫都城，實太祖自行約束，初無納說者。今從新錄。」是新錄較之舊錄，頗有增飾。

釀成陳橋擁立之主要原因有二：

一、五代藩鎮權重，得軍心者常能因軍士之擁戴而取代當朝之政權。

二、周恭帝年幼，政出臣下，未能得軍士之擁戴。

後世史家或以陳橋兵變為一預謀。姑不論陳橋兵變是否預謀，抑預謀之策畫者為誰，太祖代周之最重要意義，厥為結束五代以鎮將為天子之政治，開創宋代文治政府之先聲。

集權政策

太祖之所以能結束五代混亂之政治，開創統一之基業，唯一之方法為實施強幹弱枝之政策，削弱方鎮之權而集權於朝廷。

太祖之集權措施，可歸納為下列數端：

一、罷宿將兵權，代以資淺將領，軍士擁立宿將現象於是乃不復見。長編卷二建隆二年七月庚午：

初，上召趙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梁、唐莊宗、明宗、潞王、晉、漢、周太祖、世宗，戰鬪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亦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無復言，吾已喻矣。」時石守信、王審琦等皆上故人，各典禁衛。普數言於上，請授以他職，上不許。普乘間即言之，上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苟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得自由耳。」上悟，於是召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曹之德，無有窮盡。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終夕未嘗敢安枕而臥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矣，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皆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異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爾曹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

以終其天年。我且與爾曹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罷。上喜，所以慰撫賜賚之甚厚。庚午，以侍衛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石守信爲天平節度使，殿前副都點檢忠武節度使高懷德爲歸德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王審琦爲忠正節度使，侍衛都虞候鎮安節度使張令鐸爲鎮安節度使，皆罷軍職，獨守信兼侍衛都指揮使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

按**長編**，建隆元年正月乙亥，石守信自殿前都指揮使遷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二年三月癸亥，韓令坤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閏三月甲子，慕容延釗罷殿前都點檢，自是都點檢遂不復除授。七月庚午，高懷德罷殿前副都點檢，自是副都點檢亦不復除授。三年正月戊午，石守信表解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許之，此後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遂不復除授。**長編**未載石守信遷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月日，殆韓令坤既罷，石守信卽遞遷此職，自此侍衛馬步副都指揮使卽未見除授。眞宗景德二年正月丁卯，王超罷侍衛都虞候，此後侍衛都虞候亦無復除授。於是侍衛司分爲馬、步二司，與殿前司並號三衙，而兵權益分。

二、集全國精兵於京師，削弱地方兵權，於是州郡無可用之兵，割據現象乃不復見。**長編**卷六乾德三年八月戊戌：

令天下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其後又以木挺爲高下之等，給散諸州軍，委長吏、都監等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卽送都下，上每御便殿臨試之，用趙普之謀也。

太祖既集全國勁旅於京師，復令番休更戍於外，謂之更戍法。**長編**卷三〇一元豐二年十一月癸巳：

太祖皇帝懲唐末五代之亂，始爲軍制，聯營厚祿以收才武之士，宿重兵于京師以消四方不軌之氣，番休互遷，使不得久而生變。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下簡稱朝野雜記甲集卷一八御前諸軍：

祖宗以來，內外諸軍惟廂、禁二色而已，禁軍皆隸三衙而更戍於外。

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三：

國朝分京師、三京西京洛陽、南京應天、北京大名之兵屯諸州，秋高更戍，如江陰則戍太平州，福兵則戍廣之類。

於是將不擅兵，兵不專將，內外相制，無擁立偏重之弊。朱弁**曲洧舊聞**卷九：藝祖養兵止二十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

周輝清波別志卷上所記略同。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五二兵考四，嘉祐七年，樞密院奏上開寶兵籍總

三十七萬八千而禁軍馬步十九萬三千，餘皆廂兵。二十萬蓋指其約數。

三、削奪方鎮之權，賦予厚祿而不使治民，於是節度、防禦、刺史皆無實權，朝廷另遣朝臣出守列郡，稱知郡事，於是地方政權皆收歸朝廷。長編卷十開寶二年十月：

己亥，上宴藩臣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前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彥超喻上旨，即前奏曰：「臣本無勳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邱園，臣之願也。」前安遠節度使兼中書令檢次武行德、前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前定國節度使白重贊、前保大節度使楊廷璋自陳攻戰閱閱及履歷艱苦，上曰：「此異代事，何足論也。」庚子，以行德爲太子太傅，從義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彥超爲右金吾衛上將軍，重贊爲左千牛衛上將軍，廷璋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從義等所授皆環衛官。唐置諸衛將軍掌宿衛及府兵，宋以三衛掌禁旅，諸衛將軍皆成虛號。

雲麓漫鈔卷四：

漢郡守權重，據數千里之地，官屬皆自辟置，生殺亦自己出，故唐高祖易郡爲州，置刺史，凡前日郡守之制皆不可用。至中葉置節度以統之，權反甚於郡守，五代其權尤重。及藝祖盡收節度使歸京師，授以虛名而賦厚祿，命朝臣出知州事，前日節度之制亦不可用，復置轉運、提刑爲監司以督察之，其法暗合於唐而制御之術益善矣。

又永樂大典卷一二三〇八引長編開寶九年十一月庚午李燾自注引宋朝要錄：

自五代以來，藩侯強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皆先命近臣諭旨，仍發兵以備之，尙有不奉詔者。帝之受禪，異姓封王及帶相印者猶數十人，漸削其權，專用儒臣分理郡國，飛尺一之詔而奔走道路不暇，自是諸侯之勢至輕而禍難不作。

王君玉國老談苑卷一：「太祖嘗語趙普曰：『唐室禍源，在諸侯難制，何術以革之？』普曰：『列郡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替，則無虞。』因從之。」然則用儒臣知郡以奪方鎮之權，亦趙普之謀也。

四、郡設通判以分守臣之權。長編卷四乾德元年四月乙酉：

始命刑部郎中賈玘等通判湖南諸州。

又卷七乾德四年十一月：

自平湖南，諸州皆置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多與長吏忿爭。常曰：「我監州也，朝廷使我來監汝。」長吏舉動，必爲所制。或者言其太甚，宜稍損抑之。乙未，詔諸道州通判無得怙權徇私，須與長吏連署，文移方許行。

下。

通判之制始行於湖南，推廣及全國。大郡置二人，餘郡一人，小郡不及萬戶不置，若武臣治郡，雖小郡不及萬戶亦置，於是朝廷之權益盛而郡權益削。

五、置轉運使，斂天下財賦以輸朝廷，除歲常經費外，州郡不得擅占留，於是地方無餘財。**長編**卷五乾德二年：

是歲，始令諸州自今每歲受民租及筦榷之課，除支度給用外，凡繒帛之類，悉輦送京師，乏車牛者貸於民以充，用趙普之謀也。

又卷六乾德三年三月：

自唐天寶以來，方鎮屯重兵，多以賦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鮮。五代方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院，厚斂以自利。其屬三司者，補大吏臨之，輸額之外輒入己，或私納貨賂，名曰貢奉，用冀恩賞。上始卽位，猶循常制，牧守來朝，皆有貢奉，及趙普爲相，勸上革去其弊。是月，申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以助軍實，悉送都下，無得占留。時方鎮闕守帥，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院，間遣京朝官監臨，又置轉運使爲之條禁，文簿漸爲精密，由是利歸公上而外權削矣！

李攸**宋朝事實**卷九官職門所記略同，又云「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一州之財，置通判掌之。」通判通署一郡兵民、錢穀、戶口、賦役、獄訟之政令，有兵事則專任錢穀之責。

集權政策開創北宋統一之盛世，然其流弊亦復相當。宋既以厚祿換取武臣之兵權，復優崇文臣使制武臣之上，以任子寵待百僚，恩賞之濫，曠古未有。於是產生冗官、冗兵與冗費，造成宋代財政之支絀，兼以郡權牽制過甚，而朝廷相權亦削弱，兵政在樞密，財政在三司，宰相不得預，卽刑審、考課之權亦不隸宰相，而言官權盛，宰相舉措，動受執肘，遂使宋代文風雖超邁前代，而國勢武功則不若漢唐。

趙普之功業

太祖之功業，蓋得力於趙普，故**長編**每言太祖之集權政策，輒曰「用趙普之謀也」。

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父迥，以世亂徙洛陽。周顯德初，永興軍節度使劉詞辟普爲從事。詞卒，遺表薦普於朝。世宗征淮南，太祖從征，攻拔滁州，以普爲軍事判官。太祖父弘殷臥疾，普朝夕奉藥餌，由是待以宗分。此據宋史趙普傳及王偁東都事略趙普傳。王銍默記云太祖從周世宗征南唐，與皇甫暉戰於清流關，太祖戰敗，暉整師入滁州，太祖退訪趙普

於村中，普教太祖亟整軍自山背間道襲取滁州，由是見知於太祖。孫升談圃云太祖早歲即與普相得，館於汴第，時與計事太祖領匡國軍節度使，移鎮滑州義成軍、許州忠武軍，普皆在幕府。太祖鎮歸德，以普為歸德節度掌書記。太祖受禪，以普為樞密直學士備顧問，建隆元年，遷樞密副使，建隆三年，遷樞密使。

洪邁容齋隨筆四集卷十一樞密行香：「唐世樞密專以內侍為之，五代以來，始參用士大夫，遂同執政。」歐陽修歸田錄卷二：「國朝之制，大宴，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既而退就御廚賜食，與閤門、引進、四方館使坐廊下，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內諸司使、副班於垂拱殿外廷中，而中書則別班謝於門上。故朝中為之語曰：『廚中賜食，階下謝衣。』」蓋樞密使唐制以內臣為之，故常與內諸司使、副為伍。自後唐莊宗用郭崇韜，與宰相分秉朝政，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自此以後，其權漸盛，至本朝遂號為兩府，事權進用祿賜禮遇與宰相均，唯日趨內朝侍宴賜衣等事尚循唐舊。」

乾德二年，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罷，以普為相。

普佐太祖行集權政策，太祖倚之如左右手。太祖母昭憲杜太后尤信賴之，呼為趙書記。涑水紀聞卷一：

太祖初登極，杜太后尚康寧，嘗與上議軍國事，猶呼趙普為趙書記。嘗撫勞之曰：「趙書記且為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太祖寵待之如左右手。

太祖既即位，五代列國存者尚有荆南、湖南、後蜀、南漢、南唐、吳越、北漢七國。太祖削平列國，亦普啓之。長編卷九開寶元年七月丙午：

上自即位，數出微行，或過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服。一夕，大雪，普謂上不復出矣。久之，聞扣門聲異甚，亟出，則上立雪中，普惶恐迎拜。上曰：「已約吾弟矣。」已而開封尹光義至太祖即位，賜弟匡義名光義，即普堂設重裊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上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上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上曰：「吾欲收太原。」普嘿然良久，曰：「非臣所知也。」上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彼彈丸黑子之地，將何所逃？」上笑曰：「吾意正爾，姑試卿耳！」於是用兵荆湖，繼取西川。按此云於是用兵荆湖，繼取西川，則太祖雪夜訪普計事時，尚未平荆湖也。太祖以乾德元年平荆湖，乾德三年滅蜀。開寶元年七月，北漢主劉鈞殂。長編因劉鈞之殂，附述太祖雪夜訪普事於此。

普獨相十年乾德二年至開寶六年，功業隆盛，宋初諸臣，罕有其比，然為政專擅，毀之者衆，翰林學士盧多遜數攻其短，由是恩寵稍衰。太祖既惡普專政，乃稍親任參知政事薛居正、呂餘慶以分其權。開寶六年八月，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

同平章事，出鎮河陽。徐度卻掃編卷上：「唐之方鎮得專制一方，甲兵錢穀生殺予奪皆屬焉。本朝既削方鎮之權，節度使不必赴鎮，但爲武官之秩，間以寵文臣之勳舊。」又曰：「國初節度使猶有赴鎮者，謂之歸鎮，以爲異禮。」羅從彥豫章集卷一：「太祖嘗患趙普專政，欲聞其過。一日，召翰林學士竇儀，語及普所爲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功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帝不悅。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又喜其進用，因攻普罷之，出鎮河陽。」又曰：「趙普才器過人，其謀斷足以立事成功，若其肅政，則信必有之。以太祖之大度有容而患其事，至召儀等問之，則普之所爲可知也。」永樂大典卷一二三〇六引長編開寶六年八月甲辰：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普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官也；平章事，真相之任也；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使相也。普獨相凡十年，沈毅果斷，以天下事爲己任，上倚信之，故普得成其功。嘗欲除某人爲某官，不合上意，不用。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其奏投諸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悟，乃可其奏，後果以稱職聞。又有立功者當遷官，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力請與之。上怒曰：「朕故不與遷官，將奈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上弗聽起，普隨之。上入宮，普立於宮門，良久不去，上卒從其請，普能回上意類此。嘗設大瓦壺於視事閣中，中外表疏，普意不欲行者必投之壺中，束縊焚之，其多得咎謗，殆由此也。

太宗太平興國六年，普復相，八年，罷爲武勝軍節度使，出鎮鄧州，雍熙三年，改山南東道節度使，移鎮襄陽。端拱元年，復以普爲相，至是普凡三居相位。淳化元年，普以疾罷爲西京留守河南尹兼中書令，尋以守太師、魏國公、給宰相俸致仕。薨，贈中書令，封真定郡王，諡忠獻。至道三年，追封韓王。

普喜讀論語，世傳普以論語治天下。東都事略卷二六趙普傳：

普佐太祖、太宗定天下，平僭僞，大一統。當其爲相，每朝廷遇一大事，定一大議，纔歸第，則亟闔戶，自啓一篋，取一書而讀之，有終日者，雖家人不測也。及翌日出，則是事決矣，用是爲常。後普薨，家人始得開其篋而見之，則論語二十篇。

蔡條鐵圍山叢談卷三亦紀普喜讀論語事。宋人重論語，非獨普而已。長編卷五六：「李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民，使民以時」二句，尙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鄭景蒙東齋筆談卷下：「韓魏公每爲人言，自少至老，終始所履踐，惟在一部論語中，未嘗須臾敢離。」韓魏公謂韓琦。

太祖之英略

太祖姿容英偉。田況儒林公議卷上：

太祖天表神偉，紫鬚而豐頤，見者不敢正視。

知人善任，才德者拔擢，浮躁者鄙棄，故人盡其用，朝無遺才。涑水記聞卷一：

太祖聰明豁達，知人善任，擢用英俊，不問資級。察內外官有一材一行可取者，密爲籍記之。每一官缺，則披籍選用焉。是以下無遺材，人思自效。

魏泰東軒筆錄卷一：

陶穀自五代至國初，文翰爲一時之冠，然其爲人，傾險佞媚，由是縉紳莫不畏而忌之。太祖雖不喜，然藉其詞華足用，故尚置之翰苑。穀自以久次舊人，意希大用。建隆以後，爲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聞望皆出穀下。穀不能平，乃俾其黨與因事薦引，以爲久在詞禁，宣力實多，亦以微伺上旨。太祖笑曰：「頗聞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聞之，乃作詩書於玉堂自唐以來，稱學士院曰玉堂之壁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益薄其怨望，遂決意不用矣。穀詩又見孔平仲談苑卷四

太祖儉約好學，可謂識治賢君。長編卷七乾德四年五月甲戌：

上躬履儉約，常衣澣濯之衣。乘輿服用，皆尚質素。寢殿設青布緣草簾，宮闈帟幕無文采之飾。開封尹光義因侍宴禁中，從容言陛下服用太草草，上正色曰：「爾不記居甲馬營時耶！」

草簾一作裯簾。邵伯溫聞見錄卷三：「本朝自祖宗以儉德垂世，故藝祖之訓曰『當思在甲馬營時可也。』其所用裯簾有青布緣者。」甲馬營一作夾馬營。孫升談圃卷上：「藝祖生西京夾馬營。」釋文瑩玉壺清話卷七：「太祖生於西京夾馬營。」其地又稱山子營，眞宗時建應天禪院於此。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一：「太祖降誕於西京山子營，久失其處。眞宗朝，嘗遣人訪之。或以曉勝營旁馬廐隙地有二岡隱起者爲是，卽其地建爲應天禪院以奉太祖。」

又曰：

上性嚴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間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顯德中，從世宗平淮甸，或譖上於世宗曰：「趙某下壽州，私所載凡數車，皆重貨也。」世宗遣使驗之，盡發籠篋，唯書數千卷，無他物。世宗亟召上諭曰：「卿方爲朕作將帥，闢封疆，當務堅甲利兵，何用書爲？」上頓首曰：「臣無奇謀上贊聖德，濫膺委任，常恐不逮，所以聚書，欲廣見聞，增智慮也。」

永樂大典卷一二三〇七引長編開寶八年正月乙酉：

上謂宰相曰：「古之爲君，鮮能正身，自致無過之地。朕常夙夜畏懼，防非窒欲，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失，曾不愧恥，豈若不爲之，而使下無間言哉！爲臣者或不終其名節而陷於不義，蓋忠信之薄，而獲福亦淺，斯可戒矣。」

太祖嘗恨後唐莊宗既以英武善戰取天下，而不能以法御軍士，終致敗亡，故治兵極嚴。永樂大典卷一二三〇六引長編開寶四年十一月壬戌：

初，上擇僞蜀親兵習弓馬者百餘輩爲川班內殿直，廩賜優給，與御馬直等內殿直、御馬直皆隸殿前司。於是郊禮畢，行賞。上以御馬直扈從，特命增給錢人五千，而川班內殿直不得如例，乃相率擊登聞鼓陳乞。上怒，遣中使謂之曰：「朕之所與，卽爲恩澤，又安有例哉！」命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餘悉配隸許州驍捷軍，其都校皆決杖降職，遂廢其班。時內臣有左飛龍使李承進者，逮事後唐。上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好田獵，務姑息將士。每出次近郊，禁兵衛卒必控馬首告曰：『兒郎輩寒冷，望與救接。』莊宗卽隨其所欲給之，如此非一。失於禁戢，因而肇亂。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也。」上撫髀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茲臨御，誠爲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若犯吾法，惟有劍耳！」

太祖練兵之法，爲「去其冗弱，親校其擊刺騎射之藝。」長編卷三建隆三年十一月甲子太祖語太宗嘗曰：「兵雖衆，苟不簡擇，與無兵同。先帝訓練之方，咸盡其要。」長編卷二三雍熙元年二月壬午故太祖之世，兵皆精銳。

太祖尤善御將。長編卷四五咸平二年十一月丙子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錢若水上言：

太祖制置，最爲得宜。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太宗太平興國七年，改關南爲高陽關，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王彥昇在原州，但得緣邊巡檢之名，不授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不過觀察使。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久不易則邊事盡知。

又卷一二七康定元年六月辛亥翰林學士丁度言：

太祖時疆場之任，不用節將，但審擇材器，豐其廩賜，信其賞罰，方陞寧輯幾二十年。

卷一三二慶曆元年五月甲戌陝西經略安撫判官田況上兵策十四事：

太祖用姚內斌、董遵誨抗西戎，何繼筠、李漢超當北敵，各得環、慶、齊、棣一州征賦市牛酒犒軍中，不問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窺邊。

卷一六三慶曆八年二月甲寅翰林學士張方平言：

將帥之任，尤在駕馭得術，仍宜久於其職。祖宗任李漢超、郭進、賀惟忠、李謙溥、姚內斌、董遵誨、侯贊、楊延昭等，遠或二十年，近猶八九年，假之事權，略其細故，不爲間言輕有移易，責其成效而已。又不與高官，常令其志有所未滿，不怠於爲善也。

曾鞏元豐類稿卷四九本朝政要策任將：

太祖之置將也，隆以之恩，厚之以誠，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略其細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責其成。故以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防北虜。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守靈武，以備西戎。如姚內斌、董遵誨之徒，所領不過五六千人，而威名皆行乎夷狄。

以上諸將，李漢超、郭進尤爲宋人所樂道，歸田錄卷一：

太祖時，以李漢超爲關南巡檢，使捍北虜，與兵三千而已，然以齊州賦稅最多，乃以爲齊州防禦使，悉與一州之賦，俾之養士。而漢超武人，所爲多不法。久之，關南百姓詣闕訟漢超貸民錢不還及掠其女以爲妾。太祖召百姓入見便殿，賜以酒食慰勞之，徐問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寇者幾？」百姓曰：「無也。」太祖曰：「往時契丹入寇，邊將不能禦，河北之民，歲遭刼虜，汝於時能保全其貲財婦女乎！今漢超所取，孰與契丹之多？」又問訟女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太祖曰：「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處漢超家富貴？」於是百姓皆感悅而去。太祖使人語漢超曰：「汝須錢何不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以銀數百兩，曰：「汝自還之，使其感汝也。」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儒林公議卷上：

李漢超將勁兵五千駐高陽關以捍兵戎，漢超常患兵少，因遣子弟奉章詣闕求益兵。太祖逆謂之曰：「汝父使汝來求益兵邪！」乃賜其子食，已而謂曰：「汝父不能辦吾事，則俟契丹斬汝父頭，吾當別有能辦事者，兵則吾不益也。」遂解寶帶及金帛厚賜焉。漢超乃自奮勵，終能北禦強寇，不使侵軼。

長編卷四乾德元年十月：

郭進御軍嚴而好殺，部下整肅，每入北漢境，無不克捷。上時遣戍兵，必諭之曰：「汝輩當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嘗選御馬直三十人隸進麾下押陣，屬與北漢人戰，往往退怯。進斬十餘人，奏至，上方閱武便殿，厲聲曰：「御馬直千百人中始得一二人，小違節度，郭進遽殺之，誠如此，鰥種健兒亦不足供矣。」乃潛遣中使諭進曰：「恃其宿衛親近，驕倨不稟令，戮之是也。」進感泣。嘗有軍校詣闕訟進不法事，上謂近臣曰：「所訴事多非實，蓋進御下嚴甚，此人有過，畏懼而誣罔之耳！」即命執以與進，令自誅之。進方奉表謝，會北漢入寇，進謂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舍汝罪，汝能掩殺此寇，則薦汝於朝；如敗，便可往降，勿復來也。」軍校踴躍聽命，果立功而還。進奏乞遷其職，上悅而從之。

太祖轉訟進者付進，宋人傳說甚盛，歸田錄亦載是事而與長編略異。歸田錄卷一：「太祖時，郭進爲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志者。太祖大怒，以其誣害忠臣，命轉其人與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爲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爾死，且當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於朝，請賞以官。太祖曰：『爾誣害我忠良，此纔可贖死爾，賞不可得也。』命以其人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太祖於是賞以一官，君臣之間蓋如此。」

又卷十一開寶三年八月庚寅：

上嘗命有司爲洺州防禦使郭進治第，廳堂悉用簞瓦，有司言惟親王、公主始得用此。上怒曰：「郭進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亟往督役，無妄言。」上寵異將帥類此，故能得其死力。

簞瓦，瓦形如簞，又作簡瓦。長編卷六九大中祥符元年六月丙戌：「京東轉運使言修葺行宮合用簡瓦，望自京運送。上曰：『前詔行宮無得廣有營造，今方盛暑，自京送瓦，重有勞擾，非朕意。』即令以常瓦給之。」

然太祖御將之方，在任重而用專也。

太祖之善御將，又可自遣曹彬伐江南一事見之。永樂大典卷一二三〇七引長編開寶七年十月甲申：

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略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不敢仰視。

聞見錄卷一：「彬與美陸對，彬辭才力不迫，別選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蓋欲以恩德來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銳，更相爲助，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平。」聞見錄又云趙普實薦彬。按彬伐江南在開寶七年九月，時普已罷相出鎮河陽，而長編亦未嘗

爲昔所薦，必太祖自命也。又石林燕語卷四：「太祖命曹武惠伐江南，潘美副之。將行，賜宴於講武殿。酒三行，彬等起，跪於榻前，乞面授處分。上懷中出一實封文字付彬，曰：『處分在其間。自潘美以下有罪，但聞此徑斬之，不須奏稟。』二臣股栗而退。訖江南平，無一犯律者。比還，復賜宴講武殿。酒二行，二臣起，跪於榻前曰：『臣等幸無敗事，昨面授文字不敢藏於家。』即納於上前。上徐自發封示之，乃白紙一張也。上神武機權如此，初特以是申命，使果犯而發封，見爲白紙，則必入稟。」余按此蓋好事者之傳說，蓋果有犯律者，既發封而入稟，則往返費時，以太祖之通權達變，必不爲此。

太祖又嘗議遷都洛陽，欲因山河之勝以固國本。永樂大典卷一二三〇八引長編開寶九年四月壬寅：

上生於洛陽，樂其風土，嘗有遷都之意。始議西幸，起居郎李符上書陳八難，曰京邑凋弊，一難也；宮闕不完，二難也；郊廟未修，三難也；百官不備，四難也；畿內民困，五難也；軍食不充，六難也；壁壘未設，七難也；千乘萬騎，盛暑從行，八難也。上不從。既畢祀事，尙欲留居之，羣臣莫敢諫。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乘間言曰：「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咸仰給焉。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庫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若遽遷都，臣實未見其便。」上亦弗從。晉王太宗時封晉王又從容言遷都非便。上曰：「遷河南西京河南府未已，久當遷長安。」王叩頭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無它，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險，上不言。王出，上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議雖未果，然證之史實，誠有遠識。洛陽形勢較汴梁爲佳，宋臣亦屢嘗言之。長編卷一一八景祐三年五月戊寅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宋制官未至翰林學士知開封皆曰權范仲淹言：

西洛帝王之宅，負關河之固，邊方不寧則可退守，宜漸營廩食。陝西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

又卷一四二慶曆三年八月甲午樞密副使韓琦言：

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宜陰葺洛陽以爲遊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倉庾，則皇居壯矣。

卷一四三慶曆三年九月丁丑樞密副使富弼言：

漢唐都關中、洛陽，各有險固可恃，緩急有變，用兵守險，亦未能便至危窘。今來都城並無險固，所謂八面受敵，乃自古一戰場耳！

卷一八三嘉祐元年八月癸亥三司使張方平言：

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勢足恃也，特依重兵以立國爾。兵恃食，食恃漕運。汴河控引江淮，利盡南海。

然則汴之形勢誠不如洛，洛之漕運則不如汴。太宗之主都汴，蓋利汴漕以充軍食。

太祖又首倡文治，欲盡令武臣讀書，使知爲治之道。長編卷三建隆三年二月壬寅：

上謂近臣曰：「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爲治之道。」

此與漢光武數引公卿講論經義之意正同。趙普謀略冠一時，然寡學術，太祖每勸之讀書，普由是手不釋卷。長編卷七乾德四年五月甲戌：

趙普初以吏道聞，寡學術，上每勸之讀書，普遂手不釋卷。

太祖勸普讀書，釋文登亦記是事。玉壺清話卷二：「太祖嘗謂趙普曰：『卿若不讀書。今學臣角立，倚軌高駕，卿得無愧乎！』普由是手不釋卷。」

太祖對科舉亦有改革。唐制，應科舉者省試後卽定名次，進士第一名世謂之狀元。開寶六年，太祖始御講武殿親試禮部貢士，自是省試之後，復須殿試，遂爲常式。自有殿試，凡禮部試進士第一謂之省元，殿試第一始稱狀元，而進士及第乃成爲天子門生。此舉之重要意義有二：

一、提高士大夫之榮譽感，加重其對政治之責任。

二、杜絕私恩，使恩澤歸於君上，有利於政權之鞏固。

太祖又留心獄訟，屢詔地方長吏不得枉法擾民，違者重究。太祖嘗於講武殿後置封樁庫，擬蓄錢至三、五百萬貫，以經略幽燕，會晏駕不果。王曾筆錄：

太祖皇帝削平僭偽諸國，收其帑藏金帛之積歸於京師，貯之別庫，號曰封樁庫，凡歲終國用羨贏之數皆入焉。嘗密諭近臣曰：「石晉苟利於己，割幽燕郡縣以賂契丹，使一方之民，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百萬，當議遣使謀於彼國，土地民庶，儻肯歸之於我，則此之金帛悉令齎往以爲贖直，如曰不然，朕將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以決勝負耳。」會

太祖上僊，其事亦寢。石林燕語卷三、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卷一亦記是事

太平興國間，改封樁庫爲景福內庫。

太宗之得位

開寶九年十月，太祖崩，弟晉王光義立，是爲太宗。是年十二月，改元太平興國。

太宗得位，向有三說：一曰昭憲杜太后遺命，二曰太祖有意傳弟，三曰燭影斧聲。三說並見於長編。

一、昭憲杜太后遺命之說。長編卷二建隆二年六月甲午：

皇太后崩。后聰明有智度，嘗與上參決大政。及寢疾，上侍藥餌，不離左右。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后問上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上嗚咽不能對。后曰：「吾自老死，哭無益也。吾方語汝以大事而但哭耶！」問之如初。上曰：「此皆祖考及太后餘慶也。」后曰：「不然，政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羣心不附故耳。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與光義皆我所生，汝後當傳位汝弟。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上頓首泣曰：「敢不如太后教。」因謂普曰：「汝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榻前爲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上藏其書金匱，命謹密宮人藏之。

李燾自注：

司馬光紀聞稱太后欲傳位二弟，其意謂太宗及秦王廷美也，今從正史及新錄，而舊錄蓋無是事。正史、新錄稱太宗亦入受顧命，而紀聞不載，今從紀聞。按太宗初疑趙普有異論，及普自訴，且發金匱，得普所書，乃釋然。若同於牀下受顧命，則親見普書矣，又何俟普上章自訴，且發金匱乎！蓋正史、新錄容有潤色，當顧命時太宗實不在旁也。

據燾所注，此說舊錄不載，蓋新錄所增修，其真象不可盡知。

今按涑水紀聞卷一記太后敕太祖曰：

汝萬歲之後，當次傳之二弟，則并汝之子亦獲安矣。

與長編所據正史及新錄所云獨指傳位太宗者異。按司馬光不可能未見正史及新錄，既見正史及新錄而持此異說，是於太宗之得位及太宗之猜忌廷美有微詞也。

又據丁謂談錄：

太祖朝，昭憲皇后因不豫，召韓王普至榻前，問官家官家解祥後萬年千載之後，寶位當付與誰。普曰：「晉王素有德望，衆所欽服。官家萬年千載後，合是晉王繼統。」仍上一劄子論之。昭憲密緘題署，藏之於宮內。時韓王爲相，出鎮河陽。及太祖晏駕，太宗嗣位，忽有言曰：「若趙普在中書，朕亦不得此位。」盧多遜聞之，遂希旨密加誣譖，將不利於韓王，遽召歸，授太子太保，日負憂惕，遂扣中貴密達太宗云：「昭憲皇后寢疾時，臣曾上一劄子論事。時昭憲緘藏在宮中，乞賜尋訪。」果於宮中尋得。太宗大喜，方悟韓王忠赤。

則金匱藏書乃普所奏劄子而非太后遺命。丁謂於眞宗朝仕至宰相，其言必有所據。

然則當太后顧命時，太宗未必不在旁也。蓋普雖入受顧命，其意未必與太后同，故太宗雖與普同在太后旁而仍疑普有異論，及見普劄子，始悟太后遺命，實普啓之。

二、太祖有意傳弟之說。永樂大典卷一二三〇八引長編開寶九年六月庚子：

晉王性仁孝，上雅鍾愛。尹京十五年，庶務修舉。上數幸其府，恩禮甚厚，間謂近臣曰：「晉王龍行虎步，且生時有異，必爲太平天子，福澤非吾所及也。」

是言太祖有意傳弟。此說又見儒林公議卷上：

太祖承五代易姓之後，知人心未固，以太宗身試艱危，有英睿之斷，可以王天下，故居常以主社稷許之。一日，太宗被疾，憊甚，車駕幸其邸，勉令灼艾，因自指所御赭袍示之曰：「此當誰着耶！」末年友愛彌篤，終以大寶授之。

三、燭影斧聲之說。永樂大典卷一二三〇八引長編開寶九年十月：

庚戌，上不豫。壬子，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爲之。」

凍水紀聞卷一：「太祖嘗彈雀於後園，有羣臣稱有急事請見，太祖亟見之，其所奏乃常事耳。太祖怒，詰其故，對曰：『臣以爲尙急於彈雀。』上愈怒，舉柱斧柄撞其口，墮兩齒。」聞見錄卷二：「仁宗一日幸張貴妃閣，見定州紅磁器，帝堅問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獻爲對。帝怒曰：『嘗戒汝勿通臣僚饋送，不聽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蓋柱斧乃宋代天子所持

李燾自注：

此據吳僧文瑩所爲湘山野錄按其事見於續錄，正史、實錄並無之。今略加刪潤，更俟詳考。

此卽所謂燭影斧聲。永樂大典又引長編開寶九年十月癸丑：

上崩於萬歲殿。時夜已四鼓，宋皇后使王繼恩出召貴州防禦使德芳。繼恩以太祖傳國之志素定，乃不詣德芳，徑趨開封府召晉王，見左押衙程德玄先坐於府門，與俱入見王，且召之。王大驚，猶豫不行，曰：「吾當與家人議之。」入久不出。繼恩促之曰：「事久將爲他人有矣。」時大雪，遂與王於雪中步至宮。繼恩使王止於直廬，曰：「王且待於此，繼恩當先入言之。」德玄曰：「便應直前，何待之有！」乃與王俱進至寢殿。后聞繼恩至，問曰：「德芳來耶！」繼恩曰：「晉王至矣。」后見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貴，勿憂也。」

儒林公議卷上：「太宗嘗謂杜鎬曰：『今人皆呼朕爲官家，其義未諭，何謂也？』鎬對曰：『臣聞

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考諸古義，深合於此。』上甚悅其對。』孔平仲《東坡志林》卷四：「謂天子爲官家，蕭梁時已有此語。梁簡文帝諸子傳，建平王大球見武帝禮佛，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

李燾自注：

此據司馬光《紀聞》按其事見《涑水紀聞》卷一，誤以王繼恩爲繼隆，程德玄爲賈德玄，今依國史改定。

按此則太宗之立，非太祖之意也。僧文瑩《續湘山野錄》謂太祖臨崩之夕，獨留太宗宿禁中，悉屏宦官宮妾。禁漏三鼓，太祖就寢，將五鼓而太祖崩矣，太宗卽位於柩前，無宋皇后遣使召德芳事。據僧文瑩之說，幾直謂太宗以劫奪得位，故李燾不取，而採《涑水紀聞》之說。

以常情而論，杜太后遺命傳弟及太祖友愛可能皆有其事。蓋母愛其子常逾於孫，而太祖性孝友，故眷遇太宗逾恒。太祖既不忍除太宗，而太宗權勢已盛，以故太祖捨子而傳弟。然捨子傳弟，究非人情所願，故太祖之崩，未有遺命。

太祖兄弟五人，長光濟，以次太祖、太宗、廷美、光贊。太祖四子，長德秀，以次德昭、德林、德芳。光濟、光贊、德秀、德林皆早卒，太祖受禪，惟太宗、廷美、德昭、德芳在。

太宗爲太祖母弟，而廷美母耿氏爲太宗乳母。德昭母賀夫人薨於周顯德五年，建隆三年，追冊爲皇后，是爲孝惠賀皇后。建隆元年，太祖冊立王皇后，乾德元年崩，是爲孝明王皇后。開寶元年，太祖復冊立宋皇后，是爲孝章宋皇后。王皇后、宋皇后皆無子，而德芳蓋嬪嬙所生。宋皇后以德昭非己出，故太祖崩，謀欲立德芳，德昭以次當立，捨之而立德芳，欲令德芳德己。

太宗既立，以廷美爲開封尹。太平興國四年，太宗既克太原，遂征幽州，德昭從征。宋軍既敗，不知太宗所在，諸將或謀立德昭，未果，德昭由是見疑於太宗，退而自刎。《長編》卷二十太平興國四年八月甲戌：

初，武功郡王德昭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或有謀立王者，會知上處，乃止。上微聞其事，不悅，乃歸。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議者皆謂不可。於是德昭乘間入言，上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惶恐還宮，謂左右曰：「帶刀乎？」左右辭以宮中不敢帶。德昭因入茶酒閣，拒戶，取割果刀自刎。

太平興國六年，德芳卒，廷美始不自安，由是有異謀矣。《長編》卷二二太平興國六年九月辛亥：

始，太祖傳位於上，昭憲願命也。或曰，昭憲及太祖本意，蓋欲上復傳之廷

美，而廷美將復傳之德昭，故上即位，亟命廷美尹開封，而德芳授貴州防禦使，實稱皇子，皆緣昭憲及太祖意也。德昭既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絕，廷美始不自安，浸有邪謀。

自長編所載言之，德芳似亦不得其死，故廷美懼禍次將及己而有異謀也。

是歲，趙普自河陽入相。太平興國七年，或告廷美將乘太宗遊金明池發兵作亂。周世宗謀伐南唐，鑿金明池於汴京城西以習水戰，乃出廷美爲西京留守。宰相盧多遜素與廷美親善，普奏多遜與廷美交通，太宗大怒，下多遜於獄，召朝臣集議。太子太師王溥等劾多遜及廷美大逆不道，多遜坐是奪官，流徙崖州，廷美降爵涪陵縣公，徙置房州，雍熙元年，以憂悸成疾而卒。

太宗北伐

太宗即位後，五代列國未滅者尚有吳越與北漢。太平興國三年，吳越王錢俶獻其國入宋，太平興國四年，太宗大舉親征北漢，北漢主劉繼元降，自五代以來，中國分裂六十餘年，至是復歸統一。

太宗既下河東，乘勝伐遼，破遼軍於岐溝關，進圍幽州，遼將耶律休哥、耶律斜軫擊敗之於高粱河，是爲高粱河之戰。

太平興國五年，遼軍伐宋，敗宋軍於雄州，太宗北巡至大名，部分諸將，擬欲北伐，翰林學士李昉、扈蒙上疏切諫，太宗納之，乃還京師。

宋初兵力不弱，蓋時去五代未久，猶有尙武獷悍之風。太宗對石晉割燕雲諸州於遼，致中國失北塞之險，常引以爲中國之屈辱。長編卷二六雍熙二年正月丙戌太宗謂宰相曰：

朕覽史書，見晉高祖求援於契丹，遂行父事之禮，仍割地以奉之，使數百萬黎庶，陷於契丹。馮道、趙瑩，位居宰輔，皆遣令持禮，屈辱之甚也。敵人貪婪，啗之以利可耳，割地甚非良策。朕每思之，不覺歎惋。

故河東既平，欲乘勝取幽州。宋軍既敗於高粱河，未幾而遼景宗崩，聖宗立，政在母后承天太后蕭氏及大臣韓德讓之手。知雄州賀令圖上書言遼有可取之狀，太宗以爲然，由是有雍熙三年之舉。長編卷二七雍熙三年正月戊寅：

先是知雄州賀令圖上言：「自國家伐太原，而契丹渝盟，發兵以援，非天威兵力決而取之，河東之師，幾爲遷延之役。且契丹主年幼，國事決於其母，其大將韓德讓寵倖用事，國人疾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上以令圖言爲然，始有意北伐。

雍熙三年三月，太宗以天平節度使曹彬爲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都部署，河陽節度使崔彥進副之，總統諸軍，分兵三道伐遼。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彰化節度使米信爲西北道都部署出雄州，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靜難節度使田重進爲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忠武節度使潘美爲雲應朔等州都部署出雁門。彬與彥進駐米信軍，爲宋軍主力。太宗之戰略，蓋欲令米信軍屯雄、霸界上，俟重進、潘美攻取山後諸州管涔、勾注、恆山以北謂之山後，東下與米信軍會攻幽州。

宋軍既出，米信連克新城、固安、涿州，潘美亦克寰、朔、應諸州，重進敗遼軍於飛狐之北。既而潘美克雲州，重進克蔚州。曹彬與信留涿州十餘日，以食盡退屯雄州。信所部諸將聞美及重進累戰獲利，促彬復進。彬由是復率大軍趨涿州，復以乏糧退兵，遼將耶律休哥引兵蹙之，及於岐溝關北，宋軍與戰，大敗，夜涉巨馬河，人畜相蹂踐而死者甚衆，是爲岐溝關之戰。而遼將耶律斜軫亦敗重進軍，克蔚州，入飛狐，進克寰州。雲應朔等州副都部署楊業自代州南擊遼軍，至距朔州北三十里之陳家谷口，遇伏，爲遼軍所獲，絕食而死，宋所得山後諸州復盡爲遼軍所取。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從母張氏，爲周太祖妃。宋興，彬事太祖、太宗、眞宗三朝，歷宣徽南院使，義成、忠武、天平、武寧、平盧諸鎮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兼侍中，再爲樞密使。咸平二年薨，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諡武惠。

彬性清謹儒雅，未嘗以功伐自矜。**長編**卷四四咸平二年六月戊午：

彬性仁恕清謹，遜言恭色，在朝未嘗抗辭忤旨。博覽強記，善談論，被服雅同儒者。尤疏財，未嘗聚蓄。伐二國蜀及江南，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節度使同平章事，不以等威自異，下吏每白事，不冠不見。其爲藩帥，遇朝士于途必引避，過市則戒驍御，不令傳呼。北征之失律，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其後昌言知延州還，因事被劾，未得入見，彬在近密，遽爲上請，乃許朝謁。彬歸休，閉閣門，無雜賓，保功名，守法度，近代良將，稱爲第一。

歸田錄卷一：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爲比。嘗曰：「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多，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既平江南回，詣閣門入見，勝子稱奉敕江南勾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涑水紀聞卷二：

曹侍中彬爲人仁愛多恕，平素固未嘗妄斬人。嘗知徐州徐州武寧軍，有吏犯罪

。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意。彬曰：「吾聞此人新取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意如此。

彬之仁慈明哲，又可自其伐江南數事見之。永樂大典卷一二三〇七引長編開寶八年十一月：

王師圍金陵，自春徂冬，居民樵采路絕，兵又數敗，城中奪氣。曹彬終欲降之，故每緩攻，累遣人告國主曰：「此月二十七日，城必破矣，宜早爲之所。」國主不得已，約先令其子清源郡公仲寓入朝，既而久不出。前數日，彬日遣人督之，且告曰：「郎君不須遠適，若到寨，卽四面罷攻矣。」國主終惑左右之言，以爲城堅如此，豈可剋日而破，但報云仲寓趣裝未辦，宮中宴餞未畢，二十七日乃可出也。彬又遣人告曰：「若二十六日出，亦無及矣。」國主不聽。先是上數因使者諭彬以勿傷城中人，若猶困鬪，李煜一門，切無加害。於是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須諸公共爲信誓，破城日不妄殺一人，則彬之病愈矣。」諸將許諾，乃相與焚香，約言已畢，彬卽稱愈。乙未二十七日，城陷。

又曰：

彬整軍成列，至其宮城，國主乃奉表納降。彬慰安之，且諭以歸朝，俸賜有限，費用至廣，當厚自齎裝，既爲有司所籍，一物不可復得矣。因復遣煜入宮，惟意所欲取。行營右廂戰棹都監梁迥及田欽祚等皆諫曰：「苟有不虞，咎將誰執？」彬但笑而不答。迥等力爭不已。彬曰：「煜素無斷，今已降，必不能自引決，可亡慮也。」或謂諫彬者乃潘美。陳師道後山叢談卷二：「曹武惠王既下金陵，降後主，復遣還內治行。潘公憂其死，不能生致也，止之。王曰：『吾適受降，見其臨渠猶顧左右扶而後過，必不然也。且彼有烈心，自當君臣同盡，必不生降，既降亦必不死也。』」又遣五百人爲輦載輜重。煜方憤歎國亡，無意蓄財，所操持極鮮，頗以黃金分賜近臣，獨右內史張佖不受，詣彬自陳，願奏其事。彬謂佖邀名，不許，但取金輸之官。彬既入金陵，申嚴禁暴之令，士大夫賴彬保全，各得其所，親屬爲軍士所掠者，卽時遣還之。因大蒐于軍，無得匿人妻女。倉廩府庫，委轉運使許仲宣按籍檢視，彬一不問。師旋，舟中惟圖書衣衾而已。

以宋初兵力之強盛，曹彬之將略，而挫於伐遼之役，原因之一爲宋軍步多而騎少。騎兵利於平原馳突，步兵利於險阻步戰，故西軍得藉山險掩蔽，長驅而進，東軍則因河北平野，無險可恃，而不能當遼騎之衝突。原因之二則爲太宗之中御邊將，而將權不專。長編卷三十端拱二年正月癸巳戶部郎中張洎奏議論將臣無權：

今國家之廣大不下漢朝，陛下之聖明豈讓文帝？北戎之強盛未及軍臣單于時，至如撓亂邊土，觸犯天威，豈有候騎至雍而火照甘泉之患乎！在外任其人而內修其德矣。以臣計之，外任其人，內修其德之道各有五焉。外有五者，一曰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夫命將統戎，前王所謹。國家士馬非不精壯也，甲兵非不堅利也，以順攻逆，以中夏攻外夷，而聖慮尚勞，王師未振者，臣甚痛焉。軍志曰：「凡臨敵，法令不明，賞罰不信，聞鼓不進，聞金不止，雖有百萬之衆，何益於用？」又曰：「將從中御，兵無選鋒，必敗。」臣頃聞涿州之戰，元戎不知將校之能否，將校不知三軍之勇怯，各不相管轄，以謙謹自任，未聞賞一效用，戮一叛命者。軍政如此，孰救敗亡？陛下懲覆軍於既往，收大功於將來，若不揭重賞以圖其勞，示嚴刑以齊其衆，置三軍於死地然後爲用，則不能集大勳而摧勁敵矣。臣請陛下申明元帥，自裨將以降，有違犯命令者，並以軍法從事。嚴刑以制其命，重賞以誘其心，示金鼓進退之宜，謹三令五申之號，將不從中御。衆知嚮方而不能振大宋之天聲，制單于之族類者，未之有也。

涿州之戰，謂岐溝關之役。又卷二七雍熙三年四月乙卯：

初，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但令諸將先趨雲、應，卿以十餘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毋貪利以要敵。敵聞之，必萃勁兵於幽州，兵既聚則不暇爲援於山後矣。」

又曰：

彬至涿州，留十餘日，食盡，乃退師至雄州以援供饋。上聞之，大駭曰：「豈有敵人在前而卻軍以援芻粟者乎，何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之。

又同卷雍熙三年四月丙子太宗手詔賜趙普曰：

朕昨者興師選將，止令曹彬等頓於雄、霸，裹糧坐甲以張軍聲，俟一兩月間，山後平定，潘美、田重進會兵以進，直抵幽州，共力驅攘，俾契丹之黨遠遁沙漠，然後控扼險固，恢復舊疆，此朕之志也。奈何將帥等不遵成算，各騁所見，領十萬甲士出塞遠鬪，速取其郡縣，更還師以援輜重，往復勞弊，爲戎人所襲，此責在主將也。」

然則岐溝關之敗，雖云曹彬節度無方，而太宗中御方略則無可疑。既中御方略，則主將進退之間，常存顧慮，故張洎云涿州之敗，在於將從中御而將權不專也。

太宗之御將

太宗中御邊將而將權不專，宋臣嘗屢論之。長編卷三十端拱二年正月癸巳知制誥田錫奏議：

今之御戎，無先於選將帥。既得將帥，請委任責成，不必降以陣圖，不必授以方略，自然因機設變，觀釁制宜，無不成功，無不破敵矣。今委任將帥，每事欲從中降詔，授以方略，或賜以陣圖，依從則有未合宜，專斷則是違上旨，以此制勝，未見其長。

卷四二至道三年九月壬午左正言直史館孫何表獻五議，其一曰參用儒將：

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晉漢至唐，皆選儒臣統兵，當時武臣未有出其右者。五代始分事任，交相是非。古謂元戎無不統攝，爰自近代，又有供軍糧料、隨軍轉運之目。使者往返，託稱上旨，動必中覆，實戾成算。陛下於文儒之中擇有方略之士，試以邊任委之，勿使小人撓其權。閩外制置，一以付之，境內稅租權利，一以與之，監陣先鋒之類，悉任偏將，受其節制，文武參用，必致奇績。

同卷至道三年十二月甲寅刑部郎中知揚州王禹偁上疏言五事，其二曰減冗兵時真宗已即位，然所論仍太宗時事：

乾德、開寶以來，國家之事，臣所目睹。當時東未得江浙漳泉，南未得荆湖交廣，朝廷財賦，可謂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敵，國用亦足，兵威亦強，其義安在？所蓄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今誠能簡銳卒，去冗兵，而委之將帥，用恩威法令駕馭之，資以天下財賦，而曰兵不振，用未豐，未之有也。

卷四四咸平二年閏三月己丑京西轉運副使朱台符上疏：

國家養兵百萬，士馬精強，器甲堅利，可謂無敵于天下矣。然自巨馬失律以還，夏廷逆命之後，軍聲不振，廟勝無聞，一紀於茲，蒙恥未雪，何者？將帥弗用命而委任不專也。

宋臣之論太宗中御邊將而將權不專略如上述，今復舉實例數則以見之。長編卷二〇太平興國四年九月丙午：

契丹大入侵鎮州，都鈐轄雲州觀察使浞儀劉延翰率衆禦之，先陣於徐河。崔

彥進潛師出黑盧隄北，緣長城口銜枚躡後，李漢瓊、崔翰亦領兵繼至。先是上以陣圖授諸將，俾分爲八陣。大軍次滿城，敵騎徃至。右龍武將軍趙延進乘高望之，東西互野，不見其尾。翰等方按圖布陣，陣相去百步，士衆疑懼，略無鬪志。延進謂翰等曰：「主上委吾等邊事，蓋期於克敵爾。今敵騎若此而我師星布，其勢懸絕，彼若乘我，將何以濟？不如合而擊之，可以決勝。違令而獲利，不猶愈于辱國乎！」翰等曰：「萬一不捷，則若之何？」延進曰：「倘有喪敗，延進獨當其責。」翰等猶以擅改詔旨爲疑，鎮州監軍六宅使李繼隆曰：「兵貴適變，安可以預料爲定？違詔之罪，繼隆請獨當之。」翰等意始決。於是分爲二陣，前後相副，士衆皆喜。三戰，大破之。敵衆奔潰，悉走西山，投坑谷中死者不可勝計。

卷二八雍熙四年五月：

先是并州都部署潘美、定州都部署田重進皆承詔入朝。庚寅，出御製平戎萬全圖，召美、重進、崔翰等，親授以進退攻擊之略。

卷四〇至道二年九月己卯：

夏州、延州行營言兩路合勢破賊於烏白池，賊首李繼遷遁去。先是上部分諸將攻討，李繼隆自環州，范廷召自延州，王超自夏州，步軍都虞候容州觀察使穎川丁罕自慶州，西京作坊使錦州刺史張守恩自鄜州，凡五路率兵抵烏白池，皆先授以方略。

又曰：

上初以方略授諸將，凡十六戰而抵其巢穴，悉焚蕩之。上因顯馬步都虞候傅潛等曰：「此行合戰與還師之期，悉如所料，但諸將不能盡依方略，致此賊越逸。布陣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輕議者，甚非所宜。朕自爲陣圖與王超，令勿妄示人。超回日，汝可取圖觀之。」潛等拜謝而退。

以陣圖、方略中御邊將，制其進退，使不得自專，誠爲兵弊。然太宗久歷行陣，自謂知兵，方欲恃此以收兵權，故於諸臣之諫，未嘗措意。

長編卷二九端拱元年二月乙未太宗手詔戒許王元偁等曰：「朕周顯德中，年十六，時江淮未賓，從昭武皇帝南征，屯於揚、泰等州。朕少習弓馬，屢與賊交鋒，賊應弦而踣者甚衆。太祖駐兵六合，聞其事，拊髀大喜。年十八，從周世宗、太祖下瓦橋關、瀛、莫等州，亦在行陣。」卷三四淳化四年十一月丙寅太宗謂宰相呂蒙正曰：「朕往歲既克并汾，觀兵薊北，方年少氣銳。至桑乾河，絕流而過，不由橋樑。往則奮銳居先，還乃勒兵斷後。靜而思之，亦可爲戒。」蓋太宗久在兵間，屢歷戎陣，故自謂知兵。

太宗中御邊將之另一法爲派遣中使監軍以侵奪主將之權。太祖遣將征討四方，

亦置都監，卽監軍之任也。惟太祖時都監僅在監督軍紀，而不得奪主將之權。故曹彬伐江南，潘美爲都監，太祖諭彬自美以下不用命者徑斬之。太宗則不然，委任監軍，主將動受牽制，不得自專。

太宗時監軍權重，可自下列二例見之：

一、郭進之死。長編卷二〇太平興國四年三月癸未：

引進使汾州防禦使田欽祚護石嶺關屯軍，與都部署郭進不協。賊兵奄至，欽祚閉壁自守，旣去，又不追。月俸所入芻粟多蓄之，以俟善價而規其利。

又四月癸酉：

田欽祚在石嶺關，恣爲姦利諸不法事，郭進不能禁止，屢形於言，欽祚憾之。進武人剛烈，戰功高，欽祚數加陵侮，進不能堪。癸酉，遂縊而死，欽祚以卒中風眩聞。上悼惜良久，優詔贈安國節度使。左右皆知，而無敢言者。

二、楊業之死。長編卷二七雍熙三年八月：

初，徙雲、朔、寰、應四州民，詔潘美、楊業等以所部兵護送之。時契丹國母蕭氏與其大臣耶律漢寧、南北皮室及烏紳特哩袞領衆十餘萬復陷寰州。業謂潘美等曰：「今寇鋒益盛，不可與戰。朝廷止令取數州之民，但領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雲、朔守將，俟大軍離代州日，令雲州之衆先出，我師次應州，契丹必悉兵來拒，卽令朔州吏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強弩三千列於谷口，以騎士援於中路，則三州之衆保萬全矣。」監軍西上閭門使蔚州刺史王侁沮其議，曰：「領數萬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趨雁門北川中，鼓行而往馬邑。」軍器庫使順州團練使劉文裕亦贊成之。業曰：「不可，必敗之勢也。」侁曰：「君素號無敵，今見敵，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傷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先死耳！」乃引兵自石峽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殺，寵以連帥，授以兵柄，非縱敵不擊，蓋伺其便，將立尺寸功以報國恩。今諸君責業以避敵，業當先死於敵。」因指陳家谷口曰：「諸軍於此張步兵強弩爲左右翼以援，俟業轉戰至此，卽以步兵夾擊救之，不然者無遺類矣。」美卽與侁領麾下兵陣於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邏臺望之，以爲敵敗走。侁欲爭其功，卽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灰河西南行二十里，俄聞業敗，卽麾兵卻走。業力戰，自日中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卽拊膺大慟，再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爲敵所擒，其子延玉與岳州刺史王貴俱死焉。

時潘美爲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業副之。郭進與業並以主將爲監軍所沮而敗，則太宗時監軍權重可知。熙寧間，神宗與王安石論郭進、楊業事，因論及太宗以來兵威之所以不振。長編卷二三七熙寧五年八月庚子：

上論太宗時用兵多作大小卷付將帥，御其進退，不如太祖。王安石曰：「太祖知將帥情狀，故能得其心力。如言郭進反，乃以其人送郭進，此知郭進非反也故如此，此所以如進者皆得自竭也。其後郭進乃爲姦人所摧，至自殺。楊業亦爲姦人所陷，不得其死。將帥盡力者乃如此，則誰肯爲朝廷盡力？此王師所以不復振，非特中御之失而已。」

卷二五〇熙寧七年二月辛卯：

上論及河北器械，患契丹之強，自太宗以來不能制。王安石曰：「太祖經略諸僭僞，未暇及契丹，然契丹亦不敢旅拒。自太宗以來遂敢旅拒者，非爲我財用少、器械不足故也，止以一事失計故耳！郭進守西山，可謂盡力，以儉人讒說，故困迫至於自殺。如郭進者既自殺，卽儉巧能憑附左右，小人者必得握兵爲用，雖有犯法，必獲遊說之助以免。如此則契丹何爲不旅拒？自太宗以來，其失計皆此類，非以器械不足、財用少故也。」上聞此矍然。

自眞宗以來，頗踵太宗中御邊將之失。長編卷四五咸平二年十一月辛酉：「宴從臣於行宮（時眞宗巡邊，次大名府），內出陣圖示侍衛馬步軍都虞候王超等，令識其部分。」卷五四咸平五年六月己未：「上御便殿，內出陣圖示輔臣。」卷五七景德元年八月乙卯：「上御崇政殿，出陣圖示輔臣。」（太平興國八年四月更名講武殿曰崇政殿）卷六七景德四年十一月戊寅參知政事馬知節謂眞宗曰：「當今兵柄盡出陛下掌握，至於一命之士，皆由旨授。」卷一〇九天聖八年正月甲戌：「眞宗重邊事，凡邊奏必手詔詰難，至十數反。」卷一二六康定元年三月戊寅：「晏殊在三司，請罷內臣監兵，不以陣圖授諸將。」同卷三月癸未殿中侍御史文彥博曰：「今防邊用兵逾數十萬，將不專權，軍不峻法。」卷一二七康定元年五月甲戌陝西都轉運使范仲淹言：「漢唐之時能拓疆萬里者，蓋當時授任與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與之稅賦，而不求速效。故養猛士，延謀士，日練月計，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關有司之責，觀變乘勝，如李牧之守邊，可謂善破敵矣，惟陛下深計而緩圖之。」卷一三二慶曆元年五月甲戌陝西經略安撫判官田況上兵策十四事：「用兵之法，當先有部分，部分進退權於大將旗鼓，鼓旗常在軍中。自西陲用兵，每戰必敗。夫部分不明，多則不能辨，少則不能勝，進無所勸，退無所止，一有紛亂，則其勢北矣。欲矯此弊，在乎先求大將之才，峻其威權而尊寵之。」永樂大典卷一二四〇〇引長編慶曆二年十月戊辰御史中丞賈昌朝上疏：「今命將帥，必先疑貳，非近倖不勝，非姻舊不委，雖有主將，不專號令，故動必敗也。請自今命將，去疑貳，推恩意，捨其小節，責以大效，爵賞威刑，皆得便宜從事。」長編卷三五三元豐八年三月戊戌論神宗曰：「每當用兵，或終夜不寢，邊奏絡繹，手札處置，號令諸將，丁寧詳密，授以成算，雖千里外，上自節制，機神鑒察，無所遁情。」然則自眞宗以來，邊將用兵，悉從中御，而不得自專也。

太宗之內政

太宗時代之內政，仍以集權政策爲本。宋初承唐及五代遺制，節鎮皆領支郡。太平興國二年，詔諸郡無大小皆直屬朝廷，郡長吏得自奏事，於是節鎮無復領支郡者。太祖初置轉運使以收地方財賦，淳化四年，太宗復置江淮荆浙等六路都大管勾江南東、西路，淮南路，荆湖南、北路，兩浙路，收六路錢穀以輸京師，其後更名江淮荆浙等六路發運使，歲漕六路米以供京師。置審官院及考課院以司百官銓選，置審刑院詳議中外大獄，置通進銀臺封駁司以司封駁之權，於是宰相銓選、議讞、封駁之權文銓屬吏部，武銓屬兵部，議讞屬刑部，封駁屬門下並爲所奪。

太宗明於治道。**長編**卷二三太平興國七年十月癸亥太宗謂近臣曰：

朕每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爲規戒。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廢觀書，意欲酌前代成敗而行之以盡損益也。

豫章集卷二：

雍熙三年太宗謂宰相曰：「中書、樞密院，朝廷政令所出，治亂根本，繫之於茲，卿等當各竭公忠以副任用。大凡常人之理，未免姻故之情，苟才不足稱，遺之財帛可也，公家之事，不可曲徇。朕亦有親舊，若才無所取，未嘗假以名器也。」

長編卷三五淳化五年二月己酉：

上謂宰相曰：「佞門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甚者斯可矣。」呂蒙正對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僞，君子豈不知？蓋以大度容之，則庶事俱濟。」

卷三七至道元年四月癸未，太宗擢參知政事呂端爲相，召謂端曰：

廟堂之上，固無虛授，但能進賢退不肖，便爲稱職矣，卿宜勉之。

皆可見太宗深知爲治之要。

太宗自卽位以來，無日不以治平爲念，故其在位二十二年間，凡五易年號，曰太平興國、雍熙、端拱、淳化、至道，皆寓致治之意，而致治亦成爲太宗爲政追求之目標。**長編**卷二九端拱元年閏五月壬寅太宗謂樞密使張宏曰：

朕自卽位以來，親選貢士，大者爲棟梁，小者爲榱桷，令封疆萬里，人無棄材。日夜孜孜，庶臻上理。

同卷十二月，太宗謂宰相曰：

國之興衰，視其威柄可知矣。五代承唐季衰亂之後，權在方鎮，征伐不由朝廷，怙勢內侮，故王室微弱，享國不久。太祖光宅天下，深救斯弊。暨朕卽位，亦徐圖其事，思與卿等謹守法制，務振綱紀以致太平。

又曰：

至公之道，無黨無偏，有國者能行之，太平果不難致。

卷三四淳化四年五月壬寅太宗謂宰相李昉曰：

朕孜孜聽政，所望日致和平，日夕焦勞，略無寧暇。

此殆太宗身歷五代亂世，有所感激，故汲汲於求治，而太宗亦頗以能致承平爲喜。長編卷二六雍熙二年八月癸巳，太宗謂宰相曰：

近代以來，政理隳紊，無如晉、漢二朝。外則侯伯不法，恣其掊斂，內則權倖用事，貨賂公行。百姓未納王租，先遭率斂。縣中官吏，歲有年常之求，鎮將人員，時爲乞索之局。鄉胥里長，更迭往來，嗷嗷蒸民，何所告愬？欲望天道順和，其可得乎！近年以來，頗革此弊，臣僚守法，兆民舒泰，雖未能還淳返朴，亦可謂之小康矣。每念百姓寒耕熟耘，營求衣食，國家若非贍養軍旅，兩稅亦不忍催督，而況非理誅剝乎！

卷二七雍熙三年四月丙子太宗賜武勝節度使兼侍中趙普手詔：

朕踵百王之末，粗致承平。

卷二九端拱元年二月丙午太宗謂宰相曰：

累年以來，百物豐阜，自京師達於四方，並無災沴，五穀順成。若非上穹降福，何以及此！

卷三五淳化五年正月甲寅太宗謂宰相呂蒙正曰：

夫否極泰來，物之常理。晉、漢兵亂，生靈凋喪殆盡。周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掠奪。下則火光，上則葦宇，觀者恐慄，當時謂無復太平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

卷三八至道元年十二月丙申太宗顧侍臣曰：

自晉、漢以來，朝廷削弱，主暗臣強，紀綱大壞，僅成邦國。朕承喪亂之後，君臨大寶。卽位之始，覽前王令典，覩五代弊政，以其習俗既久，乃革故鼎新，別作朝廷法度，晝夜孜孜，勤行不怠，於今二十載矣。卿等以朕今日爲治如何也？雖未能上比三皇，至於寰海宴清，法令明著，四表遵朝化，百司絕奸幸，固已無慚於前代矣。

又曰：

近代誠爲亂世，豈有中書布政之地，天下除授，皆出堂後官之手，實官鬻爵

，習以爲常。中外官吏，賢愚善惡，無所分別。時政如此，安得不亂也。當此之時，諸侯各據方面，威福由己。世宗自淮甸回，有許州百姓於駕前訟節度使向訓許州忠武軍，世宗遽械此人付向訓，令自鞫問。訓得之，卽活沉於水。其輕蔑憲章，恣橫不法也如此。今日天下，卽昔時天下也；今日人民，卽昔時人民也。朕自君臨，未嘗不一日鷄鳴而起，聽訪四方之政。至於百司庶務，雖細微者朕亦常與詢訪，所以深知利害，深究安危之理。

故宋代文治，雖云肇自太祖，實成於太宗。然太宗求治心切，爲政頗流於獨斷，宰臣循默，備位而已。長編卷二四太平興國八年十二月權知相州右補闕直史館田錫上疏論太宗躬親機務，綸旨稍煩：

君有居上之威儀，臣有奉上之職業。君道務簡，簡則號令審而易從；臣道務勤，勤則職業修而事無壅。臣伏見陛下憂民太過，視事太勤。每日早於崇德殿受百僚之朝，未日午於講武殿視萬機之事。或進呈甲仗，或揀閱軍人，或窮問縲囚，或親閱戰馬。自匭而進者或詳其詞理，撾鼓以聞者或詢彼冤枉。蓋陛下慮四聰或有所未達，萬機或有所未知，文王之心遂乾乾而夕惕，成湯之意貴孜孜於日新。然陛下何不移此勤勞而勞於求賢？何不以此專精而專於選士？諫官則置之左右，御史則委之彈糾，給事中當材者許之封駁詔書，起居郎有文者命之紀錄言動。百職如是各舉其業，千官如是各得其人，則何憂事不允釐，何慮民不受賜。今有司指揮，多以劄子取聖旨，官員注擬，必須引見聽敕裁，如此皆勞天聽，安用有司，致陛下視事太勤，憂民太過。加以條理事宜，或傷煩併，施行詔敕，遂至稠重。書曰「臨下以簡」，又曰「御衆以寬」。御衆不以寬則獲罪者多，臨下不以簡則從令者少。況帝王有常道，禁令有常程，施令貴乎必行，設禁貴乎必止。若令之無節，奉而行之者必難，禁之無時，遵而止之者亦寡，臣所謂綸旨稍煩者如此。願陛下寬臣敢言之罪，察而審之。望陛下聽臣敢諫之言，擇而行之。

卷二五雍熙元年八月癸巳錫復上疏：

法令可簡而不可使繁，制度可永而不可屢變。變易不定，是彰思慮之不精；繁多難依，是令手足之無措也。尙書曰「臨下以簡」，又曰「得師者王」。令宰臣若賢，願陛下信而用之，宰臣非賢，願陛下擇可用而任之，何以置之爲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百官各舉其職，願陛下聽而用之，百官未稱其職，願陛下量其才而用之，何以置之爲備員而待之若冗秩也。臣謂百職若舉則萬務從而自理，百官未備則萬務從而亦墮。必若任而疑之，則上下非一心。疑而用之，則君臣非一體。何則？疑能生謗，謗能生疑。疑從謗生，則父子之

道偶虧於慈孝，謗因疑起，則君臣之際或變成怨仇。魏文侯焚謗書，陛下固嘗知之，令狐楚有辯謗論，陛下宜時覽之。若然，則保得臣下終始，全得君上恩信，方謂君爲元首，臣作股肱也。

淳化五年六月，宰相呂蒙正謂太宗曰：「今陛下躬決萬機，臣下止於奉行聖旨。臣嘗與同列等言，實知榮幸。」長編卷三六則田錫之言，信非虛妄。

太宗嘗屢詔臣下盡言。長編卷二四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壬申，以李穆、呂蒙正、李至爲參知政事，謂穆等曰：

朕覽前書，備見歷代治亂。大抵君臣之際，先要情通，情通則道合，故事皆無隱，言必可用。朕厲精求治，卿等爲朕股肱耳目，設有闕政，宜悉心言之。朕每行一事，偶有未當，久之尋繹，唯自咎責耳，固不以居尊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又卷二五雍熙元年五月丁亥，詔求直言，因謂宰相曰：

朕訪求讜直以規己失。昔禹拜昌言，世稱其明。今之諫者，苟能切中時病，朕豈惜夏禹之拜乎！且爲君之道，要在廣聞外事，分別善惡。朕深居九重，人情未能盡達，若全不采聽，則官吏能否，生民利病，何從而知？

然按田錫二疏，一在任李穆等爲參知政事之後，一在詔求直言之後，視錫疏所云，則太宗雖屢下詔求言，特以博采美譽，然由是而開直言之風，於宋代文治，不無裨益。

太宗爲政，常以無爲爲標榜，故賢臣如呂蒙正、呂端皆以清靜虛簡爲太宗所親任。長編卷三四淳化四年閏十月丙午：

上曰：「清靜致治，黃老之深旨也。夫萬物自有爲以至于無爲，無爲之道，朕當力行之。」參知政事呂端等對曰：「國家若行黃老之道以致升平，其效甚速。」宰臣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撓之則潰，民撓之則亂。」

太宗一朝，政令繁碎，終太宗之世，敕令甚多。淳化二年，翰林學士宋白等上新定編敕三十卷，淳化五年，知審刑院許驥等復上重定淳化編敕三十卷。以太宗爲政之獨斷，政令之繁碎，而欲倡無爲之治，則其所謂無爲，乃求之於臣下而非求之於己，蓋臣下之無爲，適足以成太宗之獨斷。故太宗一朝大臣，除張洎、孫何、田錫、王禹偁、朱台符等數上言直諫外，餘多循默以迎太宗之意。以彌德超之獄爲例。長編卷二四太平興國八年正月：

先是上念征戍勞苦，月賜緣邊士卒白金，軍中謂之月頭銀。鎮州駐泊都監酒坊使彌德超因乘間以急變聞於上云：「樞密使曹彬秉政歲久，能得士衆心。

臣適從塞上來，戍卒皆言月頭銀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輩當餒死矣。」又巧誣以他事，上頗疑之。參知政事郭贄極言救解，上不聽。戊寅，彬罷爲天平節度使兼侍中。己卯，以東上閣門使開封王顯爲宣徽南院使，德超爲北院使，並兼樞密副使。

同卷太平興國八年四月：

初，彌德超譖曹彬事成，期得樞密使，及爲副使，大失望。官與柴禹錫同而禹錫先授，班在其上，故德超常快快。一日，詬王顯及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綫許大名位，汝輩何人，反居我上。」又大罵曰：「汝輩當斷頭，我度上無執守，爲汝輩所眩惑。」顯等告其事，上怒，命膳部郎中知雜御史滕中正卽訊之，德超具伏。壬子，德超除名，並親屬流瓊州。

又曰：

德超旣敗，上悟曹彬無它，待之愈厚，臨朝累月不懌，從容謂趙普等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敗大事。夙夜循省，內愧于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聖明也，雖堯舜何以過此。」由是釋然。

又以參知政事宋琪對太宗語爲例。**長編**卷二四太平興國八年十月甲申：

上謂宰相曰：「近者內外政事漸成條貫，遠近官吏，無不畏謹。朕思之，不覺自喜。」宋琪曰：「陛下勤儉于己，勵精政務，以百姓心爲心，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也。」

趙普、宋琪皆宋初賢臣，然其言論迎合太宗猶多此類。

太宗之治術

太宗之治術，大要可歸納爲三端：一、興文教，二、重吏治、恤刑獄，三、崇釋老。

一、興文教

太祖雖以科舉取士，每歲舉進士者僅十餘人至數十人。太宗有意修文，增其名額而優其任用，於是科舉始盛。**長編**卷一八太平興國二年正月：

上初卽位，以疆宇至遠，吏員益衆，思廣振淹滯以資其闕，顧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乂，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之具矣。」先是諸道所發貢士凡五千三百餘人，命太子中允直舍人院張洎、右補闕石熙載試進士，左贊善大夫侯陶等試諸科，戶部郎中侯陟監之諸科謂九經、五經

、三經、三禮、三史、學究。於是禮部上所試合格人名。戊辰，上御講武殿，出詩賦題覆試進士，命翰林學士李昉、扈蒙定其優劣爲三等，得河南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庚午，覆試諸科，得二百七人，並賜及第。又詔禮部閱貢籍，得十五舉以上進士及諸科一百八十四人，並賜出身。九經七人不中格，上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人，皆先賜綠袍鞵笏，錫宴開寶寺，上自爲詩二章贊之。唐時禮部放榜之後，醺飲於曲江之上，曰聞喜宴，五代多於佛寺名園，周顯德中，官爲主之。上命中使典領，供帳甚盛。第一、第二等進士并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同出身進士及諸科並送吏部，免選，優等注擬初資職事判司簿尉，寵章殊異，歷代所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上意方欲興文教，抑武事，弗聽。及蒙正等辭，特召令升殿，諭之曰：「到治所，事有不便於民者疾置以聞。」仍賜裝錢人二十萬。

越六年，擢呂蒙正爲參知政事，又五年，遂以爲相。起遷榮速，士庶欣慕。儒林公議卷上：

自朱梁至郭周五十餘年，凡五易姓，天下無定主。文武大臣，朝比肩，暮北面，忠義之風蕩然矣。太祖皇帝開端創制，事未成就，遂厭區夏。太宗皇帝以新邸勳望，紹有大統，深懲五代之亂，以刷滌汙俗，勸人忠義爲本，連關禮闈，收采時俊。每臨軒試士，中第者不下數百人，雖俊特者相踵而起，然冗濫者亦不可勝言，當時議者多以爲非古選士之法。然太宗滌汙革舊，一新簪笏，則明者亦默知其意焉。

又曰：

太宗臨軒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貳郡符，遷擢榮速。陳堯叟、王曾初中第，卽登朝領太史之職，賜以朱戟。爾後狀元登第者，不十餘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爲常，謂固得之也。每殿廷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雖至尊亦注視焉。自崇政殿出東華門，傳呼甚寵，觀者擁塞通衢，人摩肩不可過。錦繡繡轂，角逐爭先，至有登屋而瞰者。士庶傾羨，譁動都邑。洛陽人尹洙，意氣橫蹠，好辯人也，嘗曰：「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虜於窮漠，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

自是應舉者日以益衆。太平興國八年，諸道貢舉人集闕下者凡一萬二百六十人。淳化三年，諸道貢舉人集闕下者一萬七千三百人。

太宗又興建三館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置秘閣，藏書其中，設館職校讎羣籍。長編卷一九太平興國三年二月丙辰：

建隆初，三館所藏書僅一萬二千餘卷。及平諸國，盡收其圖籍，惟蜀、江南最多，凡得蜀書一萬三千卷，江南書二萬餘卷，又下詔開獻書之路，於是天下書復集三館，篇帙稍備。自梁氏都汴，貞明中，始以今右長慶門東北小屋數十間爲三館，湫隘纔避風雨。周廬微道，出於其側，衛士驍卒，朝夕喧集。每諸儒受詔，有所論議，卽移於他所，始能成之。上初卽位，因臨幸周覽，顧左右曰：「若此之陋，豈可蓄天下圖籍，延四方賢俊耶！」卽詔有司度左升龍門東北舊車輅院別建三館，命中使督工徒，晨夜兼作。其棟宇之制，皆親所規畫，自經始至畢功，臨幸者再，輪奐壯麗，甲於內廷。二月丙辰朔，詔賜名爲崇文院。西序啓便門以便臨幸，盡遷舊館之書以實之。院之東廊爲昭文書，南廊爲集賢書，西廊有四庫，分經、史、子、集四部，爲史館書。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策府之文，煥乎一變矣！

卷二九端拱元年五月辛酉：

置秘閣於崇文院，分三館之書萬餘卷以實其中。命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右司諫直史館宋泌兼直秘閣，右贊善大夫直史館杜鎬爲校理。

於是文風大盛，士庶知勸。

太宗不惟勤政，又復勤學，兼善書法。長編卷二四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庚辰：詔史館所修太平總類自今日進三卷，朕當親覽。宋琪等言：「窮歲短晷，日閱三卷，恐聖躬疲倦。」上曰：「朕性喜讀書，開卷有益，不爲勞也。此書千卷，朕欲一年讀徧，因思學者讀萬卷書，亦不爲勞耳。」

太平總類後更名太平御覽錄，卽世所謂太平御覽。宋朝事實卷三聖學：「太宗篤好儒學，嘗覽前代修文殿御覽藝文類聚，門目繁雜，失其倫次，乃詔翰林學士李昉、扈蒙、知制誥李穆、右拾遺宋白等參詳類次，分定門目，編爲太平總類一千卷，俄改爲太平御覽錄。」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卷下：「太宗詔諸儒編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帝日覽三卷，一年而讀周，賜名曰太平御覽。」永亨搜采異聞錄卷五：「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載書籍，印板至少，宜其焚燬蕩析，了無子遺。然太平興國中，編次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其綱目並載於卷首，雜書、古詩賦又不及具錄。以今考之，無傳者十之七八矣。」

又卷二三太平興國七年六月：

初，上以字學訛舛，欲刪正之，學士少能通習。或薦趙州隆平主簿王著，唐相方慶之後，書有家法，乃召爲衛尉寺丞史館祇候，令詳定篇韻，在史館逾四年。甲戌，遷著作郎，充翰林侍書。上聽政之暇，每以觀書及筆法爲意，諸家洞臻其妙，遣中使王仁睿持御札示著。著曰：「未盡善也。」上臨學益勤，又以示著，著答如前。睿詰其故，著曰：「帝王始學書，或驟稱善，則不復留心矣。」久之，復以示著，著曰：「功至矣，非臣所能及。」其後眞

宗嘗對宰相語其事，且嘉著之善規益，於侍書、侍詔中無其比。

卷二七雍熙三年十月丙戌：

上以飛白書賜宰相李昉等，因謂曰：「朕退朝，未嘗虛度光陰。讀書外，嘗留意於真草，近又學飛白。此雖非帝王事業，然不猶愈於畋遊聲色乎！」

卷三六淳化五年十一月丙辰：

賜近臣御飛白書各一軸，別賜參知政事寇準飛白草書一十八軸。先是宰相呂蒙正等已受賜，準出使在外，至是始及焉。上因謂蒙正等曰：「書札者，六藝之一也，固非帝王之能事，朕聽政之暇，聊以自娛爾。」

卷四〇至道二年六月甲戌：

上遣中使齎飛白書二十軸賜宰相呂端等，人五軸，又以四十軸藏秘府，字皆方圓徑尺，呂端等相率詣便殿稱謝。上謂之曰：「飛白依小草書體，與隸書不同。朕君臨天下，復何事於筆硯乎！中心好之，不忍輕棄，歲月既久，遂盡其法爾。小草書字極難工，亦恐此書遂成廢絕矣。」

大中祥符元年二月，知樞密院事王欽若謂眞宗曰：「近者四方之人，頗工習筆札，蓋由太宗崇尚文教，精於書翰所致也。」長編卷六八蓋上之所好，下必景從。太宗又嘗召武臣縱觀秘閣羣書，意欲令其知文墨之盛。寓意深遠，與漢明帝令期門、羽林之士悉通孝經章句，先後輝映。

二、重吏治、恤刑獄

太宗留意民瘼，於親民之官，選用甚遴。豫章集卷二：

太宗選秘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爲諸州知州，因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爲親民，非其人則下有受其弊者。」

長編卷二二太平興國六年正月乙巳詔：

百里之長，字民之要官也。今縣邑廣而闕員多，選曹拘以常調，歷年未補，非所以振淹恤惠吾民也。適變通方，宜從新制。其令諸路轉運使下所屬州，令長吏擇其現任判司簿尉之清廉明幹者，具以名聞，當驛召引對，授以知縣之任焉。

同卷太平興國六年三月癸丑詔：

峽路轉運使言知渝州路憲、知開州鄒士堯、知達州張元等弛慢不治，並已衝替。宜令諸路轉運使察部下官吏有罷軟不勝任、怠慢不親事及黷貨擾民者，條其事狀以聞，當遣使按鞫。其清白自守、幹局不苟，亦以名聞，必加殊獎。

同卷太平興國六年八月庚午：

詔免兩浙東北路轉運使王德裔，仍削兩任，追先所賜白金千兩，坐簡慢不親

事，部內不治故也。

太宗又恤刑獄，凡獄有疑滯，或有水旱災異，必遣使臣詣諸路決獄，或親臨錄囚。**長編**卷二二太平興國六年三月己未：

詔諸州大獄，長吏不親決，胥吏旁緣爲姦，逮捕證左，滋蔓逾年而獄具。自今長吏每五日一慮囚，情得者卽決之。上不欲天下有滯獄，乃建三限之制，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須追捕而易決者三日。又詔囚當訊掠，則集官屬同問，勿委胥吏榜決。

同卷太平興國六年四月辛未：

上躬親聽斷京城諸司獄，有疑者多臨決之。

同卷太平興國六年四月己卯：

是歲自春涉夏不雨，上意獄訟有冤濫。會歸德軍節度推官李承信市葱，有爛者，笞園戶，病創，數日死。己卯，承信坐棄市。

卷二五雍熙元年七月癸丑：

上曰：「御史臺閤門之前，四方綱準之地，頗聞臺中鞠獄，御史多不躬親，垂簾雍容，以自尊大。鞠按之柄，委在胥吏，求民之不冤，法之不濫，豈可得也？」乃詔自今鞠獄，御史必須躬親，毋得專任胥吏。

卷二六雍熙二年八月庚辰太宗謂宰相曰：

朕於獄犴之寄，夙夜焦勞。比分遣使臣按巡諸道，蓋慮或有冤滯耳！因思新及第進士爲司理參軍，彼於法律固未精習，宜令諸州長吏視其不勝任者，於判司簿尉中兩易之。

卷三〇端拱二年五月：

自三月不雨，至於五月。戊戌，上親錄京城諸繫獄囚，多所原減，卽命起居舍人須城宋惟幹等四十二人分詣諸道按決刑獄。

卷三三淳化三年五月己酉：

上以久愆時雨，憂形於色，謂宰相曰：「亢陽滋甚，朕懇禱精至，並祀羣望，而未獲嘉應者，豈非四方刑獄有冤濫，郡縣吏不稱職，朝廷政治有所闕乎！」因遣常參官十七人分詣諸路按決刑獄。

卷三四淳化四年十月壬戌：

自端拱以來，諸州司理參軍皆上躬自選擇，民有詣闕稱冤者，立遣臺使乘傳案鞠。數年之間，刑罰清省矣。

卷三七至道元年四月辛丑：

上謂宰相曰：「自春不雨至今，並走羣望而未獲嘉應，豈獄犴之中頗有冤繫

乎！」即日命侍御史元玘等十四人乘傳分往諸道案察刑獄。一日，御崇政殿，親決京城諸司繫囚，獲有原者數百人。因謂宰相曰：「刑罰者，不得已而用之，能不失有罪而得中道者，斯爲難矣。東漢劉寬止用蒲鞭，民知恥格，所謂威而不猛，足以輔成德化也。」

爲政而能使百姓樂業，民生富足，卽爲致治。刑獄之當否，反映吏治之良窳，吏治之良窳，影響民生之休戚，故太宗重之。

三、崇釋老

太宗於崇儒之外，又崇釋老。長編卷二三太平興國七年六月：

唐自元和以後，不復譯經。江南始用兵之歲，有中天竺摩伽陀國僧法天者至鄜州，與河中梵學僧法進共譯經義，始出無量壽、尊勝二經、七佛贊。法進筆受綴文，知州王龜從潤色之，遣法天、法進獻經闕下。太祖召見慰勞，賜以紫方袍。法天請遊名山，許之。上卽位之五年，又有北天竺迦濕彌羅國僧天息災、烏填曩國僧施護繼至。法天聞天息災等至，亦歸京師。上素崇尚釋教，卽召見天息災等，令閱乾德以來西域所獻梵經。天息災等皆曉華言，上遂有意翻譯，因命內侍鄭守鈞就太平興國寺建譯經院，是月，院成，召天息災等各譯一經以獻，擇梵學僧常謹、清治等與法進等同筆受綴文，光祿卿湯悅、兵部員外郎張洎參詳潤色之。

儒林公議卷上：

太宗志奉釋老，崇飾宮廟，建開寶寺靈感塔以藏師舍利，臨座爲之悲涕。興國寺構二閣，高與塔侔，以安大像。遠都城數十里已在望，登六七級，方見佛殿，腰腹佛指大皆合抱，觀者無不駭愕。兩閣又開通飛樓爲御道。麗景門內創上清宮以遵道教，殿塔排空，金碧照耀，皆一時之盛觀。

太宗崇飾釋老，耗費無算。端拱二年，戶部侍郎張洎上疏力諫，略云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坐竄國用，爲世禍害，望陛下少度僧尼，少崇寺觀，以勸風俗。太宗遽其言而不能用。長編卷三〇端拱二年正月癸巳。

太宗崇飾釋老，雖有慙德，然亦寓因神道設教之義。長編卷二四太平興國八年十月甲申：

上以新譯經五卷示宰相，因謂之曰：「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達者自悟淵微，愚者妄生誣謗。朕於此道微究宗旨，凡爲君治人，卽是修行之地。行一好事，天下獲利，卽釋氏所謂利他者也。庶人無位，縱或修行自苦，不過獨善一身。如梁武帝捨身爲寺家奴，百官率錢收贖，又布髮於地，令桑門踐之，此真大惑，乃小乘偏見之甚，爲後代笑。爲君者撫育萬類，皆如赤子，無

偏無黨，各得其所，豈非修行之道乎！雖方外之說，亦有可觀者，卿等試讀之。蓋存其教，非溺於釋氏也。」

由是而言，太宗頗能明大乘教義大乘兼渡他人，而不囿於小乘之偏見小乘獨善其身，其目的仍在致治，非純溺於釋氏者可比。蓋君主之悟佛家淵微，固可以施善政以利天下，庶人信佛法而守其戒律，亦有助於社會之安定，故太宗謂浮屠氏之教，有裨於政治。

太宗喜讀老子，故太宗修身爲政之觀念頗受老氏之影響。**宋朝事實卷三 聖學：**

上讀老子，語侍臣曰：「伯陽五千言，讀之甚有益。治身治國，並在其內。至云『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此言善惡無不包容。治身治國者其術如是。若每事不能容納，則何以治天下哉！」

視太宗之崇釋氏，推而言之，則其宗黃老，目的仍在求治也。

太宗之崇飾釋老，雖有裨於政治，然亦由是而開宋代冗費之先，於宋代國力之消長，影響甚大。此現象在太宗時已見端倪，至仁宗時而其弊乃著。**長編卷一二五** 寶元二年十一月癸卯刑部員外郎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宋祁上疏：

今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費，以困天下之財。何謂三冗？天下有定官，無限員，一冗也；天下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不定數，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以爲國。

又曰：

何謂三費？一曰道場齋醮，無日不有，未始暫停。百司供億，不可貲計，而主者利於欺攘，故奉行崇尚，較於典法，皆以祝帝壽、奉先烈、祈民福爲名，欲令臣下不得開說。臣愚以爲陛下上事天地宗廟，次事社稷百神，足以竦明德於天極，介多福於民庶，何必道場齋醮，希屑屑之報哉，宜取其一二不可罷者，使略依本教以奉薰修，則一費節矣。二曰京師寺觀，多設徒卒，或增置官司，衣糧所給，三倍它處。不徭不役，坐蠹齊民，而又別飾神祠，增修塔廟。請一切罷之，則二費節矣。三曰使相、節度，不隸藩要，貪取公用以借私家。跡夫節相之建，或當邊鎮，或臨師屯也；公用之設，所以勞軍而饗賓也；今則不然，大臣罷黜，率叨恩除。取生人之資力，爲無功之奉養，坐糜邦用，莫此爲甚，請自今非邊要，州無師屯者，不得建節度，已帶節度，不得留近藩及京師，則三費節矣。

三冗居其一，三費居其二，則釋道之害政可知。蓋自太宗崇飾釋道，歷眞宗至仁宗，日以加厲，遂成禍患。

呂蒙正與呂端

太宗世名臣甚多，如薛居正、宋琪、李昉、張洎、田錫皆是，其尤著者則趙普、呂蒙正、呂端。趙普歷相太祖、太宗二朝，功業之盛，一時無二，其事迹已具前述，今略言呂蒙正與呂端。

蒙正字聖功，河南人，舉太平興國二年進士第一，累官翰林學士。太平興國八年，擢參知政事，端拱元年，遂與趙普並相。長編卷二九端拱元年二月庚子：

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侍中趙普爲太保兼侍中、給事中參知政事呂蒙正爲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普、蒙正並同平章事。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不結黨與，遇事敢言。每論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上嘉其無隱，故與普俱命，藉普舊德，爲之表率也。蒙正晚輩後進，與普同位，普甚推許之。

蒙正擢參知政事距登第僅六年，又五年而爲相，超遷榮速，罕有其比。淳化二年，以吏部尚書罷。淳化四年復相，至道元年罷，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眞宗咸平四年，復召入爲相，咸平六年，以太子太師致仕居洛，封萊國公，改封徐，又改封許，卒贈中書令，諡文穆。自宋建國至咸平間，三居相位者惟趙普與蒙正。

蒙正爲相，以進賢爲首務。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後集卷十四道揆門夾袋疏賢：

呂蒙正爲相，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隨即疏之。朝廷求賢，取之囊中。

故蒙正在相位，得賢爲多。又長編卷七五大中祥符四年三月甲申：

上幸太子太師呂蒙正第是歲眞宗祀汾陰，還過洛，慰撫之，問蒙正諸子孰可用？

對曰：「臣之子豚犬耳，猶子夷簡，宰相才也。」

其後夷簡遂至大用，爲世名相。如蒙正之謀國，不私其親，不避其親，所謂至公至忠者。

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參知政事呂餘慶之弟也。以蔭補出身，後周顯德中，仕至直史館。宋興，累官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淳化四年，拜參知政事。至道元年，代呂蒙正爲相。長編卷三七至道元年四月癸未：

吏部尚書平章事呂蒙正罷爲右僕射，參知政事呂端爲戶部侍郎平章事。端歷官僅四十年，至是驟被獎遇，上常恨任用之晚。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靜簡易爲務。

眞宗咸平元年，以太子太保罷。卒贈司空，諡正惠。

太宗九子，長元佐，次元偁、眞宗、元份、元傑、元偃、元偁、元儼、元億，

皆嬪御所生，而明德皇后李氏無子，元佐以心疾見廢東都事略卷十五太宗諸子世家：「初，秦王廷美得罪，元佐獨申救之，由是失愛。及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雍熙二年，元佐疾小愈，重陽召諸王宴而元佐以疾新起不與。元佐曰：『諸王與宴而我不與，是棄我也。』遂發憤，中夜閉閤，縱火焚宮。太宗怒，廢爲庶人，置于南宮。」淳化三年，元偁薨，追贈太子，諡昭成，是爲昭成太子，而眞宗以次當立。太宗之卽位，內侍王繼恩與有力焉。太宗以繼恩爲忠，寵遇無比。繼恩喜結黨，邀名譽，間或敢言事，薦外朝臣，故士大夫之輕薄好進者輒附之。繼恩客潘閔說繼恩勸太宗立儲，預爲他日之計，且言眞宗自謂當立，立之將不德我，宜立諸王之不當立者以樹私恩。繼恩然之，勸太宗立元佐，太宗初頗惑之，而終立眞宗。繼恩恐眞宗一旦卽位，不利於己，因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謀立元佐。太宗臨崩，端獨相，問疾禁中，見眞宗不在旁，疑有變，以笏書「大漸」二字，令親密吏持以趣眞宗入侍。太宗崩，繼恩白明德皇后至中書召端議所立。端知其謀，詒繼恩入書閣檢太宗先所賜墨詔，遂鎖之，入宮見后。后謂端，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云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更議，后默然。眞宗既卽位，端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如端者，可謂社稷之臣。

眞宗初政

眞宗卽位之翌年，改元咸平。咸平元年，宰相呂端罷，以參知政事李沆爲相。

沆字太初，洺州肥鄉人。舉進士，累官翰林學士。淳化二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淳化四年，罷守本官，出知昇州，改知河南府。眞宗爲皇太子，遷禮部侍郎兼太子賓客。眞宗卽位，遷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咸平元年爲相，景德元年，薨於位，贈太尉、中書令，諡文靖。

沆沈厚淳質，器度宏遠，號爲賢相。長編卷五六景德元年七月丙戌：

上之初卽位也，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參知政事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年少，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時西北用兵，邊奏日聳，便殿延訪，或至旰昃，弗遑暇食。旦慨謂沆曰：「安得企見太平，吾人當優遊燕息乎！」沆曰：「國家強敵外患，適足爲警懼。異日天下晏然，人臣率職，未必高拱無事，君奚念哉！」上雅敬沆，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上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上深然之，故終上之世，數人者卒不進用。在中書，未嘗密進封章。上嘗詢其故，沆曰：「臣備位宰相，公事當公言之，

苟背同列密有所啓，此非讒卽佞，臣實嫉此事，豈復自爲之耶！」上再三嗟賞。沆厚重淳質，退公，輒終日危坐。所居湫隘，處之晏然。未嘗問家事，對賓客尤寡言。人有請求，無所辯別，既抑退失望，則多歸咎焉，沆亦不介意。弟維嘗乘間勸沆稍屈意接納士大夫，沆曰：「吾非不知此也。然今羣臣皆得升殿言事，無有壅蔽，封章論奏，多下有司，吾悉見之矣。至於西北大計，朝廷所欲聞者，薦紳中一時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尙周章失措，卽席必自論功最，希寵獎，此又何足與語乎！苟勉強酬答，則世所謂籠罩之事，吾未能也。」沆自言居重位，實無補萬分，惟四方言利事者未嘗一施行，聊以此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具備，或徇所陳請，妄有更張，卽所擾多矣。

宋人傳沆事甚盛而所記有詳略異同。蘇轍龍川別志卷上：「上之初卽位，李沆爲相，王旦參知政事。沆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年少，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若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薦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諫則業已同之，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談苑卷二：「眞宗朝，李沆、王旦同執政，四方奏報祥瑞，沆固減裂之。如有災異，則再三數陳，以爲失德所招。上意不悅。旦退謂沆曰：『相公何苦違戾如此，似非將順之意。』」沆曰：『自古太平天子，志氣侈盛，非事四夷，則耽酒色，或崇釋老，不過以此數事自敗。今上富於春秋，須常以不如意事裁挫之，使心不驕，則可爲持盈守成之主。沆老矣，公他日當見之。』旦猶不以爲然。至晚年東封西祀，禮無不講。時沆已薨，且繪像祀之。每胸中鬱鬱，則摩腹環行曰：『文靖文靖。』蓋服其姿識也。」曲洧舊聞卷一：「眞宗皇帝因元夕御樓觀燈，見都人熙熙，舉酒屬宰執曰：『祖宗創業艱難，朕今獲觀太平，與卿等同慶。』宰執稱賀，皆飲醺，獨李文靖沆，終觴不懌。明日，王相問其所以，且曰：『上昨日宣勸懽甚，公不肯少有將順，何也？』」文靖曰：『太平二字，常恐諛佞之臣以之藉口干進。今人主自用此誇耀臣下，則忠諫何由以進？旣謂太平，則求祥瑞而封禪之說進。若必爲之，則耗帑藏而輕民力。萬而有一患生意表，則何以支梧？沆老矣，茲事必不親見，參政他日當之矣。』其後四方奏祥瑞無虛日，東封西祀，講求典禮，紛然不可遏。王公追思其言，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求文靖畫像，置於書室中而日拜之。予屢見前輩說此，詢於兩家子孫，其言皆同。」又聞見錄卷七：「咸平、景德中，李文靖公沆在相位，王文正公旦知政事。時西北二邊未平，羽書邊報無虛日。上旣旰宵，二公寢食不遑。文正公歎曰：『安得及見太平，吾輩當優遊矣。』」文靖公曰：『國家有強敵外患，足以警懼。異日天下雖平，上意浸滿，未能高拱無事。某老且死，君作相時，當自知之，無深念也。』及北鄙和好，西陲款附，於是朝服展體，封山行慶，巨典盛儀，無所不講。文靖已死，文正既衰，疲於贊導，每歎息曰：『文靖聖矣。』故當時謂文靖爲聖相云。」澠水燕談錄卷二：「李文靖公爲相，王魏公旦方參預政府。時西北尙用兵，或至旰食。魏公歎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遊無事耶！文靖公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其後北戎講和，西戎納款，而封禪祠祀，蒐講盛典，靡有虛日。魏公始歎文靖之先識，過人遠矣。」龍川別志卷上：「眞宗初卽位，李沆爲相。帝雅敬沆，嘗問道所宜先。

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帝深以爲然，故終帝之世，數人者皆不進用。是時梅、曾皆以才名自負。嘗遣致堯副溫仲舒安撫陝西，致堯於閤門疏論仲舒，言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然沆在中書，不喜也，因用他人副仲舒而罷致堯。故自眞宗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厚重之士，由沆力也。』蘇軾東坡志林卷四：「眞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問蘇子容曰：『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耳。』子容，蘇頌字。無心，謂心無適莫也。又歸田錄卷一：「李文靖公沆爲相，沆正厚重，有大臣體。嘗曰：『吾爲相，無他能，唯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聞此言，以爲不切於事。及其後當國者，或不思事體，或收恩取譽，屢更祖宗舊制，遂至官兵冗濫，不可勝紀，而用度無節，財力匱乏，公私困弊。推述其事，皆因執政不能遵守舊規，妄有更改所致。至此始知公言簡而得其要，由是服其識慮之精。」

眞宗初政，仍承太宗成規，以修文惠民爲本。

咸平元年正月，眞宗以諸經版本多誤，令擇官詳校。又以國子直講崔頤正精通經義，召於後苑講尚書大禹謨。咸平二年閏三月，詔三館寫四部書二本，一置禁中之龍圖閣，一置後苑之太清樓，以備觀覽。咸平四年六月，詔諸路州縣有學校聚徒講誦之所，並賜九經。九月，國子祭酒邢昺等上所校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傳正義一百六十五卷。十月，直集賢院李建中言太清樓羣書恐有謬誤，請選官重校。眞宗因檢閱書目，見其闕者尚多，詔天下購館閣遺書，每卷給直千錢。以上爲修文措施。

咸平元年四月，釋天下繫囚三千餘人。咸平三年二月，御崇政殿親決繫囚，多所原宥。五月，釋天下死罪、囚流以下，惟十惡刼殺枉法貪贓者不赦。咸平四年二月，諸路置病囚院，以處刼奪徒流以上病囚，餘病囚悉責保於外。五月，親覽囚簿，以斷死罪者多，雜犯死罪條目紛繁，遂檢討死罪具獄三覆奏之制。

咸平元年四月，除天下逋欠凡一千餘萬。咸平三年五月，詔淮南、江、浙、荆湖等路及近京諸州民並除其去年逋稅。咸平四年八月，錫陵州崇楊等六井逋鹽三萬四千斤。

終咸平之世，恤獄、蠲賦、減租之詔屢屢見之，皆屬惠民措施。

眞宗禦邊，對西夏係採以夷制夷之策，羈縻西蕃諸戎以抗李繼遷，對遼則採取有系統之軍事防禦。

咸平四年，秘閣校理吳淑首獻以夷制夷之策，以爵賞誘西戎諸蕃部使攻李繼遷。長編卷五〇咸平四年十一月辛巳職方員外郎秘閣校理吳淑上疏：

近者北狄折衄，天兵振蕩，匈奴必當逃遁，繼遷必當沮喪。若繼遷退伏沙漠，窮迫不獲，游魂假息，猶爲後患。臣謂宜通西域之地，以助靈武之勢，可

以掩其不意，以誅黠寇。宜遣使喻秦以西諸戎，結其歡心，令爲前驅，斯不難矣。夫蕃戎無不貪慕財賄，國家誠不愛重幣珍玩以啗之，爵賞榮耀以誘之，則西戎宜其爲用矣。古人云，以蠻夷伐蠻夷，計之上者也。宜示以中國之強盛，喻以中國之富厚，待之以至誠，臨之以威衆，夷落其敢不從服哉！

眞宗用淑議，遣使諭秦隴以西諸戎使攻李繼遷。然當時繼遷勢力猶未坐大，未構成中國大患。

眞宗對遼之備禦，包括完聚、濬渠、築壘、開陂塘、置方田等。長編卷四六咸平三年春知開封府錢若水上禦邊策：

今之所患，患在困民力。望陛下令緣邊各廣營田，仍縱商人緣邊入粟。儻鎮戍有三年之備，則匈奴指契丹不敢動矣。

卷四七咸平三年四月壬子知雄州何承矩上言：

臣聞兵家有三陣：日月風雲，天陣也；山陵水泉，地陣也；兵車士卒，人陣也。今用地陣而設險，以水泉而作固，建爲陂塘，互連滄海，縱有敵騎，何懼奔衝？昨者戎人犯邊，高陽一路，東負海，西抵順安，士庶安居，卽屯田之利也。今順安西至西山，地雖數軍，路才百里，縱有邱陵岡阜，亦多川瀆泉源，儻因而廣之，制爲塘塿，則可戢敵騎，息邊患矣。伏望遴選疆吏，出牧邊民。厚之以俸祿，使充其心，借之以威權，使嚴其令，然後深溝高壘，秣馬厲兵，爲戰守之備。修仁立德，布政行惠，廣安輯之道。訓士卒，修勁弩，謹烽燧，繕堡戍，以防外患。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如此，則邊城安堵矣。

卷五五咸平六年九月戊戌：

莫州部署石普等言，準詔浚靜戎靜戎軍後改曰安肅軍、順安軍營田、河道畢功，詔獎普等。上曰：「普引軍壁馬村以西，所開壕極廣，足以張大軍勢。若邊城下營，悉能如此，必可限抗敵騎。蓋倉卒難以馳突，而易於追襲矣。」

同卷咸平六年十月甲子：

靜戎軍王能奏，於軍城東新河之北開田，廣袤相去皆五尺許，深七尺，狀若防捍，仍以地圖來上。上召宰相李沆等示之，沆等乞并威虜威虜軍後改曰廣信軍、順安軍皆依此施行。且慮興功之際，敵或侵軼，可選兵五萬，分據險要，漸次經度之。是日，詔靜戎軍、順安、威虜軍界並置方田，鑿河以遏敵騎。

蓋河北自塞以南，平原千里，然河道縱橫，陂塘密布，若開浚連互，以達滄海，亦足以阻遏敵騎之侵軼，而又營方田於其間，屯重兵於邊境，聚民以耕，築壘爲守，由是邊防漸固。

澶淵之盟

景德元年七月，宰相李沆薨。八月，以參知政事畢士安、三司使寇準爲相。閏九月，遼承天太后與貴臣韓德讓奉聖宗率大軍南侵，出威虜、順安軍，轉掠北平寨，東趨保州，南攻定州，不克，東駐陽城淀。參知政事王欽若以敵深入，密請眞宗幸金陵，簽書樞密院事陳堯叟請幸成都。眞宗以問寇準，準請親征，眞宗從之，出欽若判天雄軍。十月，遼軍自陽城淀緣胡盧河南攻瀛州，不克。十一月，遼瀛州而南，陷德清軍，直抵澶州北之澶淵。自五代以來，澶州跨黃河爲治，築南北二城。眞宗既親征，駐蹕南城。準復勸眞宗渡河，眞宗納之，進駐北城。

先是咸平六年，遼軍入寇定州，定州路駐泊行營都部署王超與遼軍戰於望都，副都部署王繼忠爲遼軍所擒，承天太后厚遇之。是役，繼忠亦從征，乘間爲承天太后言二國和好之利。承天太后納其說，遣小校持信箭以繼忠書詣莫州部署石普，且附密奏一封上眞宗，眞宗乃密飭繼忠促成和議，以殿直曹利用爲閤門祇候，假崇儀副使，至遼軍前議和。利用凡再使遼軍，幾經折衝，於十二月達成和議。議定宋遣遼歲幣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宋遼爲兄弟之國，二國並不得於邊界開移河道，廣浚壕塹，是爲澶淵之盟。

澶淵之盟，宋遣遼歲幣雖爲數無多，於國體則爲屈辱。澶淵之役，眞宗雖勉從寇準之議，親征禦敵，而心實怯戰。長編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二月丁亥：

利用之再使契丹也，面請歲賂金幣之數，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利用辭去，寇準召至幄次，語之曰：「雖有敕旨，汝往所許不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勿來見準，準將斬汝。」利用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入見行宮，上方進食，未卽對，使內侍問所賂。利用曰：「此機事，當面奏。」上復使問之曰：「姑言其略。」利用終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頰。內侍入曰：「三指加頰，豈非三百萬乎！」上失聲曰：「太多。」旣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宮帷淺迫，利用具聞其語。及對，上亟問之，利用再三稱罪，曰：「臣許之銀絹過多。」上曰：「幾何？」曰：「三十萬。」上不覺喜甚。

眞宗以全盛之宋，當遼懸師深入之孤軍，勝負未決，卽亟賂敵以求和，旣和而喜，怯戰之情可知。

自太宗對遼用兵，遼屢出兵寇鈔宋境。眞宗卽位，初頗有志於征伐，長編卷四五咸平二年十二月甲子：

上巡邊次大名府，御鎧甲於中軍，樞密使王顯、副使宋湜分押後陣，橫互數

十里。

卷四七咸平三年十二月丙寅：

詔緣邊吏民斬敵首一級，賞錢五千，生禽者倍之，獲馬者給帛二十四。

卷四九咸平四年十月甲寅：

北面前陣鈴轄張斌與契丹遇於長城口。時積雨，敵弓用皮弦，皆緩濕。斌擊敗之，殺獲甚衆。漸近我首，伏騎大起，三路鎮州、定州、高陽關統帥未及進，前陣兵少，退保威虜軍。

同卷咸平四年十月辛酉：

上得張斌捷奏。初議以大兵陣於威虜軍，會謀者言契丹猶未動，故命悉徙於中山定州，已而敵騎遽入漁陽，漸逼威虜。斌雖以前鋒獨克，大兵訖不進討，上甚歎息焉。

咸平五年以後，真宗對遼態度，由主張征伐漸轉而主張備禦。長編卷五二咸平五年六月癸酉：

初，馬步軍都虞候王超自永興召還，上屢問以邊事。超言今歲出師，請止如去歲規畫，若欲交戰，則宜寨於保州北、威虜軍南。上曰：「不須力戰，但控扼備禦，不失機便可也。」

同卷咸平五年六月戊寅：

呂蒙正因對，言唐太宗征高麗，親負土，不能克其城而旋。隋煬帝伐遼，致寇盜羣起，前監不遠，唐太宗踵而行之，識者所不取也。上深然其言。

蒙正此語，正因真宗無意用兵，而爲之諷諫。

影響真宗對遼政策轉變之原因有二：

一、宋自國初提倡文治，至真宗時武風已失。澶淵之役，遼軍長驅而下，宋軍雖能城守，終不能阻其深入，暴露抵抗力之薄弱。

二、河北首當兵衝，丁壯籍爲民兵，戶口稀少，經濟凋敝，耕牛農具並缺，生產不足，饋餉難繼。重臣如呂蒙正輩皆主安民而不主拓邊，遂使真宗恢復之志爲之動搖。長編卷四五咸平二年十二月丙寅：

上登大名之子城南門樓，問知府事劉知信曰：「城中居民幾何？」知信對曰：「主客合數萬家。」有田宅爲主戶，無田宅爲客戶上顧謂輔臣曰：「河朔藩鎮，茲爲都會矣。」

數萬家人口不過十餘萬，而乃爲河北之都會，其餘城邑凋敝可知。

故對真宗而言，宋軍既未能有效抵禦遼軍之入侵，使和議能安撫契丹，令不南侵，以有限之財帛弭兵息民，是爲真宗接受澶淵盟約之主因。

澶淵之盟以後，真宗對河北之措施有二：

一、招集流亡，安集百姓，供應人民生產工具，令民兵復員歸農以省軍費，增加生產。**長編**卷五九景德二年正月壬子：

詔河北諸州疆壯，除瀛州城守得功人，第其等級以聞，餘並遣歸農。令有司市耕牛送河北。

同卷景德二年正月甲寅：

罷北面部署、鈐轄、都監、使臣二百九十餘員。命監察御史朱搏赴德清軍收瘞戰沒遺骸并致祭。令河北轉運使賑饑民，口一斛，戶五斛。

同卷景德二年正月戊辰：

省河北諸州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

同卷景德二年正月己巳：

令河北部署司各留指揮使、使臣、天文、醫官共十員，餘悉遣還。仍令計所在軍儲，分兵屯戍，勿復調民飛輓。

同卷景德二年正月戊寅：

詔河北諸州官吏設法招集驚擾人民。上以河朔戎寇之後，耕具頗闕，牛多瘠死。淮楚間民用踏犁，凡四五人力可比牛一具，詔取式付轉運司，令詢於民間，如可用則造給之。

二、慎選守臣，密修邊境防務。宋既失北塞之險，自燕薊以南，賴以阻遏敵騎之入侵者爲滄、保諸州間之塘泊。東起滄州東境之海口，東北經滄州、乾寧軍，至信安軍，迤邐而東，經霸州，西南至保定軍，復西北至雄州，折而西南，至順安軍，復西至保州，又西北至安肅軍故靜戎軍、廣信軍故威遠軍之南境。**長編**卷一一二明道二年三月乙卯：

塘水東起滄州界，拒海岸黑龍港，西至乾寧軍，沿永濟河，合破船淀、滿淀、灰淀爲一水，衡廣百二十里，縱九十里至一百三十里，其深五尺。東起乾寧軍，西信安軍永濟渠爲一水，西合鵝巢淀、陳人淀、燕丹淀、大光淀爲一水，衡廣一百二十里，縱三十里或五十里，其深丈餘或六尺。東起信安軍永濟渠，西至霸州莫金口，合水紋淀、得勝淀、下光淀、小蘭淀、李子淀、大蘭淀爲一水，衡廣七十里，縱五十里或六十里，其深六尺或七尺。東北起霸州莫金口，西南保定軍父母砦，合糧料淀爲一水，衡廣七十里，縱八里，其深六尺。霸州至保定軍並塘岸水最淺，故咸平、景德中，契丹鈔河北，以霸州信安軍爲歸路。東南起保定軍，西北雄州，合百世淀、黑羊淀、小蓮花淀爲一水，衡廣六十里，縱二十五里或十五里，其深八尺或九尺。東起雄州，

西至順安軍，合大蓮花淀、洛陽淀、牛橫淀、康定淀、疇淀、白羊淀爲一水，衡廣七十里，縱三十里或四十五里，其深一丈或六尺或七尺。東起順安軍，西邊吳淀，至保州，合齊安淀、宜子淀、勞淀爲一水，衡廣三十餘里，縱一百五十里，其深一丈三尺或一丈。安肅、廣信軍之南，保州西北，蓄沈花河爲塘，衡廣二十里，縱十里，淺或三尺，曰沈花泊。自保州西合鷄距泉，嘗爲稻方田，衡廣十里，其深五尺或三尺，曰西塘泊。凡並邊諸河若滹沱、胡盧、永濟等河皆匯於塘。自邊吳淀至泥姑海口，縣互七州軍，屈曲九百里，深不可以舟行，淺不可以徒涉，雖有勁兵，不能度也。

以上凡淀泊二十九處，布列邊境，爲宋北邊之天然屏障。此一廣漠之沮洳地帶，有二缺口，其一在雄、霸二州之間，其二爲保州、安肅、廣信軍以西至恆山山麓。雄、霸二州之間，塘水本不相接，霸州以東者曰東塘，雄州以西者曰西塘。景德以後，開濬塘水，使相連接，扼以爲守。惟保州、安肅、廣信以西，地勢高亢，無塘泊沼澤，常爲敵衝，而安肅、廣信遂爲北邊邊防最重要之門戶。長編卷一五〇慶曆四年六月戊午樞密副使富弼上河北守禦十二策：

景德以前，北敵入寇，多由飛狐、易州界道東西口過陽山子，度滿城，入自廣信之西，後又多出兵廣信、安肅之間。大抵敵騎率由西山入寇，然後東出雄、霸之間。景德前，二州塘水不相接，因名東塘、西塘。二塘之交，蕩然可以爲敵騎歸路。厥後開道不已，二塘相連，雖不甚浩渺，而賊路亦少梗矣。然窮冬冰堅，旱歲水竭，亦可以濟，未爲必安之地。雖然，但少以兵控扼之，則敵騎無以過矣。自餘東從姑海，西至保州一帶，皆塘水瀰漫，若用以爲險，可以作限。只是保州以西至山下數十里，無塘水之阻，敵可以平入。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三：

安肅、廣信二軍，蓋梁門、遂城二縣也，在太宗時建二軍太平興國六年，析易州遂城縣三鄉立靜戎軍，改遂城縣爲威勝軍。景德元年，改靜戎軍爲安肅軍，威勝軍爲廣信軍，並保州犬牙相制易州，以控西山之路。國家沿邊獨此最爲要害。昔澶淵之役，世號銅梁門、鐵遂城者也。

雄、霸二州爲宋之極邊，隔白溝與遼之新城相望。白溝一曰界河。自雄州三十里北至白溝，過白溝三十里北至新城。新城爲遼之極邊，自澶淵之盟，南北罷兵，遼撤新城防務，北移邊塞於涿州，宋亦陽撤雄州防務，而陰飭兵備以防邊。宋禦邊之策爲廣開方田，濬溝洫於田間，植荆棘於畦壟，以阻遏敵騎。眞宗之世，密葺北邊防務最著成績者爲知雄州李允則。允則以景德二年正月知雄州，二月，何承矩代

之，允則徙知瀛州。景德三年九月，承矩以老疾求解邊任，薦允則自代，復徙允則知雄州。自是允則鎮雄州凡十四年，外示閑暇，而潛爲戰守之備。長編卷九三天禧三年六月丁酉：

李允則在雄州十四年。河北旣罷兵，允則治城壘不輟，遼主問其相張儉曰：「聞南朝尙修城備，得無違誓約？」儉曰：「李雄州長者，不足疑。」旣而有以爲言，詔詰之。允則奏曰：「初通好不卽完治，他日如有頽圯，復安敢動？因此廢守備，臣恐遼人不可測也。」帝以爲然。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於大城爲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供器，導以鼓吹，居人等獻金銀。久之，密自撤去，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三移文北界。乃興版築，揚言以護祠，而卒就關城浚壕，起月隄，自此甕城之人，悉內城中。周世宗始以關爲州雄州初爲瓦橋關，而民多以草覆屋。允則取材木於西山，大爲倉廩營舍，始教民陶瓦甃，標里閭，置鄣市、邸舍、水碓，城上悉累甃，下環以溝塹，蒔麻植榆柳。廣修屯田，架橋引水，作石梁，構築亭榭，列隄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歲修禳事，召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潛寓水戰。州北舊設陷馬坑，城上起樓斥候，望十里，自罷兵，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旣講和矣，安用此爲？」命撤樓，夷坑爲諸軍菜園，浚井疏洫，列畦壟，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險阻。因治坊巷，徙浮屠於北垣上，州民旦夕登樓望三十里。安撫司所治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

國老談苑卷二：「李允則守雄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斂民間錢，起浮圖。卽時飛謗至京師，至於監司，亦屢有奏聞，眞宗悉封付允則，然攻者尙喧沸。眞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耳！』蓋是時北鄙方議廢兵，罷斥候，允則不欲顧爲其備。然後謗毀不入，畢其所爲。」

眞宗對澶淵盟約之態度，旣不渝盟，亦不棄守備。除慎選守臣，密葺防務外，又遣間諜，深入敵後。眞宗慮所遣間諜爲遼所獲，歸曲於我，詔河北緣邊州軍若擒獲遼國間諜，當訊明事狀，部送朝廷，置於內地。一旦遼以間諜之事見責，則以所獲間諜報之。

封 禪

景德二年，參知政事判天雄軍王欽若自天雄召還，以資政殿學士罷政，尋加資政殿大學士，寵遇不衰。時南北旣講和，寇準頗自矜其功，眞宗亦厚遇之。欽若嫉

準之寵，數躋之於眞宗。景德三年二月，準罷相，以參知政事王旦爲相。長編卷六二景德三年二月：

契丹旣和，朝廷無事，寇準頗矜其功，雖上亦以此待準極厚，王欽若深害之。一日會朝，準先退，上目送準。欽若因進曰：「陛下敬畏寇準，爲其有社稷功耶！」上曰：「然。」欽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上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雖春秋時小國猶恥之，今以萬乘之貴而爲澶淵之舉，是盟於城下也，其何恥如之！」上愀然不能答。初，議親征，未決，或以問準。準曰：「直有熱血相潑耳！」於是躋者謂準無愛君之心，且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按宋史寇準傳，此亦王欽若語由是上顧準稍衰。準在中書，喜用寒賤，每御史闕，輒取敢言之士，他舉措多自任，同列忌之。嘗除官，同列屢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謂進賢退不肖也。」因卻而不視。戊戌，準罷爲刑部尙書，以尙書左丞參知政事王旦爲工部尙書平章事。

眞宗復以王欽若知樞密院事，與議所以雪澶淵之恥。欽若勸眞宗托神道以誇示契丹，眞宗然之，於是天書、封禪之事作，耗費無算。長編卷六七景德四年十一月庚辰：

初，王欽若旣以城下之盟毀寇準，上自是常快快。他日，問欽若曰：「今將奈何？」欽若度上厭兵，卽謬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刷此恥也。」上曰：「河朔生靈，始得休息，吾不忍復驅之死地，卿盍思其次。」欽若曰：「陛下苟不用兵，則當爲大功業，庶可以鎮服四方，誇示戎狄也。」上曰：「何謂大功業？」欽若曰：「封禪是已。然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乃可爲。」旣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皆有以人力爲之。若人主深信而崇奉焉，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此乎！聖人以神道設教耳！」上久之乃可，獨憚王旦，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請以聖意諭旦，宜無不可。」乘間爲旦言，瞞勉而從。然上意猶未決，莫適與籌之者。他日晚，幸秘閣，惟杜鎬方宿直，上驟問之曰：「卿博達墳典，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其言偶與欽若同，上由是意決。遂召王旦飲於內中，甚歡，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旣歸，發視，乃珠子也。旦自是不復持異，天書、封禪等事始作。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僞稱天書降於左承天門鸛吻之上，書「大中祥符」四字，

有文曰：「趙受命，興於宋，付於恆」，恆卽眞宗諱也，遂改元大中祥符，於是朝野臣民皆上書請眞宗封禪泰山。四月，又稱天書降於大內之功德閣。六月，復稱天書降於泰山。而諸郡長吏亦相繼上奏芝草、嘉禾、瑞木出現。十月，眞宗率羣臣封禪泰山，耗費八百三十餘萬緡。

眞宗又造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觀以奉祀天書。規模壯麗，不可名狀，而玉清昭應宮尤爲諸宮觀之首。玉清者，取道家玉清、上清、太清之稱；昭應者，謂昭應符瑞。玉清昭應宮建於皇城西北天波門外，自大中祥符元年四月始建，至大中祥符七年十月畢工，總宮宇二千六百一十區。初料工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日，遂七年而成。儒林公議卷上：

眞宗建玉清宮，其宏大瓌麗，不可名似。遠而望之，但見碧瓦凌空，聳耀京國。每曦光上浮，翠彩照射，則不可正視。其中諸殿外，二十八宿亦各一殿。榑枳杞梓，搜窮山谷，璇題金榜，不能殫紀。朱碧藻繡，工色巧絕。薨拱欂櫨，全以金飾。入見驚恍褫魄，迷其方向。所費鉅億萬，雖用金之數亦不能會計。天下珍樹怪石，內府奇寶異物，充牣襲積，窮極侈大。餘材始及景靈、會靈二觀，然亦足冠古今之壯麗矣。議者謂玉清之盛，開闢以來未之有也。天聖歲六月中宵，暴雨震電，咫尺語不相聞，俄而光照都城如晝，黎明，宮災無餘。大像穹碑，悉墜煨燼，見者無不駭歎。

大中祥符四年，又西祀后土於汾陰，所費與東封略等，於是太祖以來蓄積，一時耗盡。

欽若能以一言罷寇準，導眞宗以禱祠土木之事，言聽計從，蓋亦有故。眞宗初卽位，欽若判三司都催欠憑由司，奏請盡蠲五代以來積年逋賦以惠民。眞宗曰：「先帝顧不知耶！」欽若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天下心爾。」由是爲眞宗所眷遇。累遷左諫議大夫，拜參知政事，出判天雄軍，召還朝，以資政殿學士罷政，加資政殿大學士。資政殿置學士、大學士自欽若始。景德三年，知樞密院事。大中祥符五年，遷樞密使同平章事使相。天禧元年爲相，天禧三年罷。仁宗天聖元年復入相，天聖三年薨於位，封冀國公，諡文穆。

欽若，臨江軍新喻人。相傳太祖嘗立石戒諭子孫，不得相南人。聞見錄卷一：

太祖刻石禁中曰：「子孫無用南士作相，內臣主兵。」至眞宗朝始用閩人，其刻不存矣！

自國初以來，南人未嘗爲相。南人爲相，自欽若始。

欽若智數過人，性傾險，善以巧譎中人。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並與欽若交通，時號五鬼。長編卷一〇七天聖七年三月戊寅：

上謂輔臣曰：「王欽若久在政府，察其所爲，真姦邪也。」王曾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號爲五鬼。其姦邪詖險之迹，誠如聖論。」

大中祥符間，丁謂歷三司使、參知政事，林特爲三司使，陳彭年歷翰林學士、參知政事，劉承珪爲宣政使，並爲眞宗所信任。承珪宦者，眞宗初欲以爲節度使，輔臣以國朝未有以宦者爲節度使者，因特置宣政使以授之。彭年詞筆尤佳，博學多聞，熟諳前朝典禮，時無其比。長編卷八〇大中祥符六年六月甲戌眞宗謂宰相向敏中等曰：

彭年詞筆優長，多聞好學，人鮮偕者。平居日寫萬餘言，復精詳典禮，深明法令。人或請益，應答如流，皆有依據。常令檢討典故，質正文義，每一事必具載經史子集所出，備而後已。自非強記，何由至此。

又卷八九天禧元年二月己亥：

彭年性敏給強記，尤好儀制、沿革、刑名之學。平居手不釋卷，屬詞頃刻而就，未嘗抒思，上多令檢討典故。自大中祥符後，禮典交舉，彭年無不參預。或別殿訪對，或中使手札臨問，彭年從宜應答，無所疑滯，皆合上意。凡典章文法之事，每密有詢訪。自陞內閣，卽以翰墨爲己任，不欲領他務。然李宗諤、楊億皆在朝，及宗諤卒，億病退，則彭年專文翰之任矣。事務益繁，愈復勤職，以固恩寵。手披簡策，口對賓友，胥吏白事滿前，或密答詔問。晡夕若是，形神皆耗。勞心既久，舉止多失措，至有顛倒冠服，手撮果饌，雖暑汗沾體，不暇辭濯，家人左右，有不記其名者。書字甚急，日可萬餘，人不能曉，惟起居院吏趙亨識之。性卑儉，每得俸賜，多市墳籍，雖處貴顯，無改平素。及卒，上追悼。嘗語王欽若曰：「彭年善人，何意遽此淪喪！至於兼才博學，今罕其比。自在左右服勞，夙夜憂職太深，未嘗休憩，朕每諭其游息。然賦性勤謹，行之彌篤，不幸而殞，得非命歟！」然彭年素姦諂，時號九尾野狐。在翰林日，嘗詣中書謁宰相，王旦辭不見，翌日復至，自言有所啓白，旦諭令見向敏中。他日，敏中令吏取彭年所留文字示旦，旦瞋目索紙封之。敏中曰：「何不一覽？」旦曰：「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

眞宗奉祀天書，封泰山，祠后土，守道之臣，頗有持異者。眞宗嘗問龍圖閣待制孫奭以天書之事，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及眞宗將祠后土於汾陰，羣臣數奏祥瑞，奭力言其妄，至云「野鷗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

則後世必不信。腹誹竊笑，有識盡然，上玷聖明，不爲細也。」長編卷七四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

天禧元年，知建昌府王耿上書言時政要務凡七事，一曰省災異，二曰廣言路，三曰明享祀，五曰察黨與。長編卷八九天禧元年正月丙寅

是歲，初置會靈觀使，命參知政事兼領，王曾以次當爲之，而王欽若意欲得之。欽若時爲樞密使同平章事，越五月而爲相，曾因懇辭。眞宗不懌，謂曾曰：「大臣宜傳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驚病，使待罪政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長編卷八九天禧元年三月戊午曾卒以是罷政。長編卷九〇天禧元年九月癸卯：

曾既罷，往謁王旦，旦疾甚，辭弗見。既而語其家人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顧不得見耳！」且曰：「王君昨讓會靈觀使，頗拂上旨，而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懼。且王君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循任政事，幾二十年，每進對，上意稍忤，卽蹙蹙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由是知眞宗自大中祥符以至晚歲，始終未能擺脫祥瑞封祀之困擾，且未能採納讜言，而朋黨之事亦漸興矣。

眞宗既主張大臣宜傳會國事，故眞宗一朝，自大中祥符以後，鮮有敢犯顏直諫之臣，而以循默爲治如王旦者乃穎脫而出，成爲眞宗朝最孚衆望之宰相，忠鯁之臣如王曾者顧乃不能久於其位。王旦既卒，丁謂、王欽若、寇準等卽交相傾軋，而開宋代黨禍之端。此自王耿上書言時政要務「察黨與」一事卽可見之，蓋耿亦有所指而發。大中祥符八年三月，眞宗與王旦論政，因謂旦曰：「搢紳之士，多恣毀譽，近日頗協附有位，久則便成朋黨，深宜絕其本源也。」長編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三月辛卯是眞宗亦已察朝廷有朋黨之端倪，惜眞宗但言而不行。非唯不能去其本源，且親任王欽若、丁謂諸邪，助長朋黨之勢，而演爲仁宗朝之黨爭。

眞宗之政治觀念

眞宗對政治之觀念，一如太宗，以爲釋、道二教，皆有益於治道，故與儒學同受褒獎。長編卷四五咸平二年八月丙子：

始，太宗作聖教序，上亦繼作，悉編入經藏。上又嘗著崇釋氏論，以爲釋氏戒律之書，與周孔荀孟迹異道同，大指勸人之善，禁人之惡。不殺則仁矣，不竊則廉矣，不惑則正矣，不妄則信矣，不醉則莊矣。苟能遵此，君子多而小人少。

卷六三景德三年八月乙酉：

王府侍講孫奭請減修寺度僧。上曰：「道、釋二門，有助世教。人或偏見，往往毀譽。假使僧、道、士時有不檢，安可廢其教耶！」

卷六六景德四年九月甲戌：

上封者言愚民無知，佞佛過當，謂捨財可以邀福，修供可以減罪，蠹害斯甚，宜行禁止。上曰：「習俗既久，安可速絕？然佛之爲教，本於修心，若能悟理，爲益滋大。」

卷八一大中祥符六年十一月庚戌：

上謂宰相曰：「三教儒釋道之設，其旨一也，大抵皆勸人爲善，惟達識者能總貫之。滯情偏見，觸目分別，則於道遠矣。」遂作感應論以著其事。

凡此皆可見真宗對道、釋二教認識頗深，非盲目迷信可比。然就道、釋二教而言，真宗較重視道教，此因道教雖雜有古代方士之迷信色彩，大抵係自老莊思想衍化而出。老莊思想以同生死、輕去就爲宗旨，頗有利於社會之安定，又不若佛家之主張出世。

真宗崇尚文儒，留心學術，聽政之暇，唯務讀書，每讀畢一書，卽有篇詠。吳處厚齊東野語卷三：

真宗聽政之暇，唯務觀書。每觀畢一書，卽有篇詠，使近臣廣和。故有御製看尚書詩三章、看周禮三章、看毛詩三章、看禮記三章、看孝經三章，復有御製讀史記三章、讀前漢書三首、讀後漢書三首、讀三國志三首、讀晉書三首、讀宋書二首、讀陳書二首、讀魏書三首、讀北魏書二首、讀後周書二首、讀隋書三首、讀唐書三首、讀五代梁史三首、讀五代唐史三首、讀五代晉史二首、讀五代漢史二首、讀五代周史二首，可謂近代好文之主也。

由是文風大盛。楊億爲真宗朝最負盛名之文學家。長編卷九六天禧四年十二月丁丑：

億天性穎悟，自幼及終，不離翰墨，文格雄健。自唐大中後，詞氣衰濫。國朝稍革其浮，至億乃振起風采，與古之作者方駕矣。文思敏速不凝滯，對客談笑，揮毫無廢，而精密有規裁，不煩不艷。善細字，起草一幅數千言，不加點竄，於是學者翕然崇尚，名聞外夷。書無不覽，善強記，尤長典章制度之事，時多取正，蓋一時文字之冠也。

億仕至翰林學士，與劉筠、錢惟演等有西崑酬唱集問世。西崑者，取義西方崑崙羣玉之山，時號其文爲西崑體，而億實爲西崑文學之領袖，卒諡曰文公。

王旦、寇準

天禧元年七月，宰相王旦罷，越二月而薨，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諡文正。

旦字子明，大名莘人，舉進士。咸平三年，爲同知樞密院事，咸平四年，除參知政事，景德三年，代寇準爲相，天禧元年薨，在相位十二年。

旦性冲澹豁如，通達治道，德量爲當世所宗。長編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壬戌：

以樞密使同平章事寇準爲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先是準惡三司使林特之姦邪，數與忿爭。特方有寵，上不悅，謂王旦等曰：「準年高，屢更事，朕意其必能改前非，今觀所爲，似更甚於曩昔。」旦等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爲己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全之？」準之未爲樞密使也，旦嘗得疾，久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見於便殿，勞問數四，因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上曰：「張詠如何？」不對。又問馬亮如何，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若寇準。」上憮然有問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任久侍。」遂辭退。及準爲樞密使，中書有事關送樞密院，礙詔格，準卽以聞。上謂旦曰：「中書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奚所取則？」旦拜謝曰：「此實臣等過也。」中書吏旣坐罰，樞密院吏惶恐告準曰：「中書、樞密院日有相干，舊例止令諸房改易，不期奏白而使宰相謝罪。」旣而樞密院有事送中書，亦礙詔格，吏得之，欣然呈之旦，旦令卻送樞密院吏白準，準大慚。翌日，謂旦曰：「王同年大度如此耶！」旦不答。旦每見上，必稱準之才，而準數短之。一日，上謂旦曰：「卿雖談其美，彼專道卿惡。」旦謝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愈賢旦。及準自知當罷，使人私於旦，求爲使相。旦大驚曰：「使相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旣而上問旦，準罷當爲何官？旦曰：「準未三十，已蒙先帝擢置二府淳化二年，準爲樞密副使，且有才望，若與使相，令處方面，其風采亦足爲朝廷之光也。」及制出，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是。」上具道旦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歎。出語人曰：「王同年器識，非準

所可測也。」

同卷大中祥符八年四月甲子：

上謂王旦曰：「上封者言中書不言事，罕接賓客，政令頗稽滯。」旦等曰：「中書當言者，惟進賢退不肖。四方邊奏、郡縣水旱、官吏能否、刑法枉直，此數事日奉德音，動遵睿旨，外人不知，是臣等無漏言也。罕接賓客，誠亦如之。如轉運使、副、提點刑獄、邊要藩郡守臣及非次將命，羣臣陛辭之後，未嘗不見。或齎到劄子者，觀其所述，可以詳悉，及復詢問，即涉傲求。大約中書庶事，動守程式，不敢隨意增損，行遣徐疾，日有奏籍。然思慮不至，事或有未便，未免重煩聖聽，是臣等過也。」上慰諭之。

卷九○天禧元年七月丁巳：

旦端重堅正，明達治體，接物若甚和易而風格峻整，當官莅事，莊厲不可犯。其為宰相，務遵守法度，重改作。妙於啓奏，言簡理順。每與同列論事上前，或枉正相戾，雖未嘗廷爭，然自守直道，不為曲辯所遷。有識略，善鎮定大事。其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矣，必久其官而以為宜某職然後遷。士雖拂於己者，亦不以私廢。當國歲久，上益倚信，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議，必曰：「王某以為如何？」事無大小，非旦言不決。當是時，外無邊境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賢宰相公。

同卷天禧元年九月己酉：

旦性沖澹寡欲，奉身至薄。所居甚陋。上欲為治之，旦以先人舊廬，懇辭而止。被服質素，家人欲以繪錦飾氍毹，拒而不許。姻親有服色稍過度者，慍見於色。兄子睦，頗好學，嘗獻書求舉進士，旦曰：「我嘗以門內太盛，爾豈可與寒俊競進取耶！」至其沒也，子素猶未官。婚姻不求門閥，事寡嫂有禮，於弟旭友愛尤篤。留意文雅及近世典章，志在敦獎名教，中外莫不欽其德風，為國宗臣，上所尊禮，蓋平世之良相也。

青箱雜記卷一：

世傳真宗任旦為相，常倚以決事，故歐陽少師歐陽修撰旦神道碑銘曰：「國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為蓍龜。」公雖荷真宗眷委之重，每慎密遠權以自防，故君臣之間，略無纖悉可窺。

宋人相傳王旦局度寬厚，世所僅有。彭乘墨客揮犀卷一：

王文正太尉局度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但啖飯而已。問其所以不食羹，曰：「我偶不

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我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慙於公曰：「庖肉爲羹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半爲羹人所度。」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公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

旦體素羸多疾，又以柄用歲久，名位太重，自封禪之後，屢上疏求罷。真宗素重其德望，委任莫二，聞其引退，甚不樂，優詔褒答，繼以面諭，而且求退不已。天禧元年五月，制授旦太尉兼侍中，聽五日一赴起居，因入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時，入預參決。旦聞命愈恐，家居不出，懇請去位。是年七月，以太尉罷，九月，薨。真宗建宮觀以奉祀天書，置宮觀使，以輔臣兼領，旦以宰相兼領玉清昭應宮使，至是罷政，仍令旦領玉清昭應宮使。宮觀專置使，不以輔臣兼領，自旦始也。

自王旦罷政，王欽若、寇準、丁謂相繼爲相。欽若、謂讒嫉諛上，準雖賢而性豪侈，好揭人過，故政治未若旦在相位時。

旦以天禧元年七月罷政，八月，欽若爲相。真宗以刑部侍郎知青州李士衡爲三司使，作寬財利論以賜之，又出內藏錢二百萬緡以助三司經費，欽若害其寵。士衡父益，初以不法誅。會真宗與欽若論時文之弊，欽若因言路振文人，然不識體。真宗問何故？欽若言士衡父誅死而振爲贈告，乃曰世有顯人。真宗領之，士衡以故不大用。

天禧三年六月，欽若罷，寇準爲相，丁謂爲參知政事。謂在中書，事準甚謹，嘗會食，羹污準鬚，謂徐起爲準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耶！」謂甚愧之，而傾誣始萌矣。長編卷九三

天禧三年十二月，丁謂、曹利用並爲樞密使。先是大中祥符七年，寇準爲樞密使，曹利用爲副使。準素輕利用，議事有不合，輒云利用一武夫耳，豈解國家事耶！利用銜之。及與丁謂並爲樞密使，遂合謀欲傾寇準。翰林學士錢惟演見謂權盛，亦攀附之。天禧四年，真宗不豫，政事多決於劉后。后蜀人，其宗人橫行蜀中，真宗以后故欲赦之，準必請行法，由是失劉后意。真宗疾漸劇，自疑不起，臥枕入內副都知周懷敏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敏出告準，準因間請真宗傳位皇太子，又云丁謂佞人，不可以輔少主，願擇方正大臣爲羽翼，真宗然之。準乃屬翰林學士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授億以代謂。既而準被酒，自洩其謀，謂大懼，力譖準，請罷準政事。真宗不記與準初有成言，許其請，召錢惟演入草制。惟演極論準專恣，宜深責。六月，罷準爲太子太傅，封萊國公，而丁謂與李昉、馮拯同月並相矣。於是謂疏斥懷敏，使不得親近真宗。懷敏憂懼不自安，期以七月二十五日謀殺

謂，復相準，奉眞宗爲太上皇，傳位太子而廢劉后。前一日，懷敏黨楊崇勳、楊懷吉詣謂告變。謂中夜微服乘婦人車詣曹利用計議。及明，利用入奏，執懷敏誅之。準降授太常卿知相州，改知安州，再貶道州司馬。自準罷相，繼以三黜，皆非眞宗本意。後歲餘，眞宗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皆莫敢對。長編卷九六

乾興元年二月，眞宗崩，貶寇準爲雷州司戶參軍。仁宗天聖元年九月，準死於貶所。死後五日，始命準爲衡州司馬，準弗及知也。準既卒，詔許歸葬洛陽。丁謂誅，復準官爵，諡忠愍。

章獻臨朝

乾興元年二月，眞宗崩，仁宗卽位，遺詔尊皇后劉氏爲皇太后，軍國事兼權取處分，是爲章獻明肅劉皇后。宋朝皇后嘗預大政者上諡皆四字，眞宗章獻明肅劉皇后、仁宗慈聖光獻曹皇后、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神宗欽聖獻肅向皇后、哲宗昭慈聖獻孟皇后、高宗憲聖慈烈吳皇后、寧宗恭聖仁烈楊皇后

劉后之先本太原人，後徙蜀。父通，事太宗爲虎捷都指揮使。后幼孤，養於外家。蜀人龔美以鍛銀爲業，携后入京師，眞宗爲襄王，見而悅之，選入襄邸。涑水紀聞卷五：

美以鍛銀爲業，時眞宗爲皇太子，尹開封，美因鍛得見太子，語之曰：「蜀婦人多材慧，汝爲我求一蜀姬。」美因納后於太子。見之，大悅，寵幸專房，太子乳母惡之。太宗嘗問乳母，太子近日容貌瘦瘠，左右有何人？乳母以后對，上命去之。太子不得已，置於殿侍張耆家，耆避嫌，遂不敢下直。未幾太宗晏駕，太子卽帝位，復召入宮。

景德元年，封美人，大中祥符二年，進位脩儀，五年五月，進封德妃，十二月，立爲皇后。

劉后性警悟，曉書史及朝廷掌故。眞宗退朝，閱天下封奏，常至中夜，后皆預聞。眞宗晚年，久疾不愈，政事皆決於后。初，眞宗嬖內侍雷允恭，后畏事之。眞宗崩，宰相丁謂與允雷協比，欲專朝政，后陽授以大政。謂奏請仁宗朔望朝羣臣，有大事則后與仁宗召對羣臣決之，非大事悉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意不欲令同列預聞機密。參知政事王曾以爲如是則柄歸宦者，非國之福，謂不聽，后卒從謂所議。

劉后以丁謂爲山陵使，內侍張景宗及允恭同管勾山陵一行事。時山陵已穿穴，

判司天監邢中和爲允恭言山陵上百步宜子孫，但恐其下有石及水耳。允雷卽命更穿上穴，允恭素驕橫，衆莫敢違，卽改穿上穴。允雷以改穴事入白后，后意不然，命出與謂議可否。謂知其不可而重違允恭意，唯唯而已。允恭旣不得謂決語，入白后，云謂無異議。而上穴果有石，石盡而水湧出，工役甚艱，衆議藉藉。后於是遣內侍羅崇勳等劾允雷擅移皇堂及盜取內庫金銀珠玉，下獄杖死，籍其家。王曾因退朝留對，盡發謂盜權奸私之狀，謂坐是以太子太保罷政，尋貶崖州，擢曾爲相，呂夷簡、魯宗道爲參知政事，而朝政大權盡歸於后矣。

眞宗朝最重大之問題爲邊防、封禪、冗兵、冗吏與冗費。至天聖之世，財政漸至困乏。長編卷一〇〇天聖元年正月壬午：

自宋興而吳、蜀、江南、荆湖、南粵皆號富強，相繼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儉簡易。方是時，天下生齒尙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夷狄金縢之遺，百姓亦各安其生，不爲巧僞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旣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夷狄蠹耗中國，縣官之費，數倍昔時，百姓亦稍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

章獻攝政，頗思改革之。乾興元年九月，用王曾、呂夷簡議，以眞宗朝前後所降天書從葬永定陵眞宗陵。天聖元年正月，諭三司議裁減冗費。天聖七年，玉清昭應宮災，詔諭天下不復修宮。長編卷一〇八：

天聖七年六月丁未，大雷雨，玉清昭應宮災。宮凡三千六百一十楹，獨長生、崇壽殿存焉。翌日，太后對輔臣泣曰：「先帝力成此宮，一夕延燔殆盡，猶幸一二小殿存爾。」樞密副使范雍度太后有再興葺意，乃抗言曰：「不若燔之盡也。」太后詰其故，雍曰：「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宰相王曾、呂夷簡亦助雍言，夷簡又推洪範災異以諫，太后默然。七月己巳，下詔以不復修宮之意諭天下。

又罷輔臣兼領宮觀之制。凡諸措施，皆對眞宗朝弊政而發，旨在解決一部分財政之困難。

天聖七年二月，以參知政事呂夷簡爲相。是年六月，宰相王曾以玉清昭應宮災罷知兗州。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舉咸平五年進士第一，歷知制誥、翰林學士，大中祥符九年爲參知政事。天禧元年，以辭領會靈觀使罷政。天禧四年，復爲參知政事，乾興元年七月爲相，至是在相位凡七年。其後景祐元年，入爲樞密使，景祐二年

，復爲相，景祐四年罷，以左僕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曾封沂國公，諡文正，世稱王沂公。曾爲人厚重淳質，其爲相以進擢人材爲己任。以爲大臣執政，不當收恩於己，故其所進擢，人莫知者。**長編**卷一二二寶元元年十一月戊午：

曾姿質端厚，眉目如刻畫，盛服屹然。入朝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自奉廉約，人莫敢干以私，其名重天下。前後輔政十年，其所進退人士，莫有知者。范仲淹嘗以問曾，曾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己，怨使誰當？」仲淹服其言。

曾語出歐陽修**歸田錄**，歐陽修以爲係語尹師魯。**歸田錄**卷一：「王文正公曾爲人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爲賢相。嘗謂執政大臣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爲名言。」田況**儒林公議**以爲以語范仲淹。**儒林公議**卷上：「王曾僕射有合宰之量，每進擢時材，不欲人歸恩在己。范仲淹被遇極深，嘗贊之曰：『久當朝柄，未嘗樹私恩，此人之所難也。』」公曰：『恩若自樹，怨使誰當？』識者以爲明理之言。」

李季可松窗百說王沂公：

古今之聖賢，有見其書而可知者，有因人而後知者。諸葛孔明道義公忠，出將入相，開國託孤，巍然三代之賢臣，此見其書可知。本朝韓魏公琦、富鄭公弼，功德兼隆，超越漢唐之士，而受性不同。韓公寬大通質，於唐無所取，於本朝獨曰「吾所師仰者，沂公一人而已。」富公明銳精嚴，欽慕沂公，至死不衰。此因二公而後沂公可知矣。及尋公之行事，博大崇深，莫能窺其涯涘，蓋上下與天地同流焉。

王旦德量爲世所宗，然眞宗封禪，且知其不可而依違其間，未能諫阻，而王曾以辭會靈觀使罷政，故韓琦、富弼推崇王曾過於王旦。以韓琦、富弼之功業而欣慕王曾若是，則王曾之賢由是可知。蓋王曾之賢，所謂善治天下者起教於微渺而弭亂於未萌，厝天下於治安而不見其赫然之功也。

自王曾罷相至明道元年二月，呂夷簡獨相。夷簡字坦夫，呂蒙正之姪。蒙正致仕居洛陽，眞宗西祀過其家，問蒙正諸子才器，蒙正獨以夷簡對。舉進士，大中祥符六年，夷簡知濱州，上書請免河北農器之稅，眞宗嘉之，曰：「務穡勤耕，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詔諸路勿稅農器。**長編**卷八一，由是益爲眞宗所知。擢提點兩浙刑獄，入爲侍御史，歷知制誥，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乾興元年七月，入爲參知政事，天聖七年二月，擢爲宰相。夷簡凡三居相位天聖七年二月、明道二年十月、康定元年五月，凡三入相，封許國公。慶曆三年，以太尉致仕，翌年卒，贈太師，中書令，諡文靖。

明道間，夷簡最大之功績爲轉睦章獻明肅皇后與仁宗二宮，使無嫌隙。仁宗爲

李宸妃所生，章獻無子，養仁宗爲己子，撫視甚篤，宸妃不敢言。終章獻之世，仁宗不知爲宸妃所出。宸妃，杭州人。章獻爲脩儀，宸妃選入宮爲章獻宮人，眞宗命爲司寢，生仁宗，封崇陽縣君，復生一女，不育，累封順容。明道元年二月，宸妃疾革，進位宸妃，是日薨，年四十六。宸妃之薨，章獻欲以宮人禮葬之，夷簡力諫，乃從夷簡議，以后禮葬。其後章獻崩，仁宗親政，或謂仁宗乃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喪不成禮，仁宗疑之，詔易梓宮，見妃容色如生，服飾嚴具，待章獻之族加厚，夷簡之力也。長編卷一一一明道元年二月丁卯：

以眞宗順容李氏爲宸妃，是日，宸妃薨。宸妃始生帝，皇太后卽以爲己子，使皇太妃保視之。帝卽位踰十年，宸妃默默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終太后世，帝不自知宸妃所出也。疾革，乃進位，遽薨，年四十六。發哀成服，葬於洪福院之西北隅。始，宮中未治喪，宰相呂夷簡朝奏事，因曰：「聞有宮嬪亡者。」太后瞿然曰：「宰相亦預宮中事邪！」引帝偕起。有頃，獨出，曰：「卿何問我母子也？」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太后意稍解。夷簡請發哀成服，備宮仗葬之。時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遽求對。太后揣知其意，遣內侍羅崇勳問何事？夷簡曰：「鑿垣非禮，喪宜自西華門出。」太后復遣崇勳謂夷簡曰：「豈意卿亦如此也。」夷簡曰：「臣位宰相，朝廷大事，理當廷爭，太后不許，臣終不退。」崇勳三反，太后猶不許。夷簡正色謂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卷一一二明道二年四月：

皇太后既崩，左右始有以宸妃事聞者。上號慟，累日不絕。壬寅，追尊宸妃爲皇太后卽章懿皇后。甲辰，詔改葬於永定陵。或言太后死非正命，喪不成禮，上亦疑焉，因易梓宮。上遣李用和視之，則容貌如生，服飾嚴具。用和入告，上歎曰：「人言其可信哉！」乃於大行神御前焚香泣曰：「今大孃孃平生分明矣！」

宸妃未薨時，晏殊爲翰林學士。宸妃之薨，殊爲宸妃撰墓志，言宸妃止生一女，無子。仁宗親政，殊爲參知政事，仁宗憾之，意不悅，夷簡曲爲譬說，仁宗意始解。龍川別志卷上：

章懿之崩，晏殊撰志文，只言生女一人，早卒，無子，仁宗恨之。及親政，內出志文以示宰相，曰：「先后誕育朕躬，殊爲侍從，安得不知，乃言生一公主，又不育，此何意也？」呂文靖曰：「殊固有罪，然宮省事秘。臣備位

宰相，是時雖略知之，而不得其詳。殊之不審，理容有之，然方章獻臨御，若明言先后實生聖躬，事得安否？」上默然良久，命出殊守金陵。明日，以爲遠，改守南都按殊乃改知亳州。

自翰林學士至殿閣閣待制爲侍從。長編卷一六三慶曆八年三月癸亥殿中侍御史何郯言：「今國家設侍從之官，自翰林學士至天章閣待制，皆取文學極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材，並由此出。」陳鵠書齋續聞卷五：「晏元獻撰章懿李太后神道碑，破題云：『五嶽崢嶸，崑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言誕育聖躬，實係章懿。然仁廟夙以母儀事明肅太后，膺先帝擁幼之託，難爲直致。才者難愛其比，獨仁廟不悅。」

此皆夷簡彌縫保全之功。

明道二年三月，章獻明肅皇太后崩。四月，夷簡罷政，以使相出判陳州。夷簡之罷，事由郭后，夷簡憾之。長編卷一一二明道二年四月己未：

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呂夷簡罷爲武勝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樞密使昭德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張耒罷爲左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護國軍節度使判許州，樞密副使尚書左丞夏竦罷爲禮部尚書知襄州，禮部侍郎參知政事陳堯佐罷爲戶部侍郎知永興軍，樞密副使禮部侍郎范雍罷爲戶部侍郎知荆南府，樞密副使吏部侍郎趙稹罷爲尚書左丞知河中府，尚書右丞參知政事晏殊罷爲禮部尚書知江寧府。初，帝與夷簡謀，以耒等皆太后所任用，悉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並罷夷簡。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其故。而夷簡素厚內侍副都知閻文應，因使爲中詞。久之，乃知事由皇后云。

然仁宗終思夷簡，是年十月，復自陳州召入爲首相，又二月而仁宗廢郭皇后。

郭皇后，平盧節度使郭崇之孫，有寵於章獻。天聖二年，立爲皇后。時仁宗寵張美人，欲立爲后，章獻難之。郭后之立，既非仁宗本意，故頗見疏，而後宮爲章獻所遏，希得進。及章獻崩，仁宗稍自縱，尚美人、楊美人俱有寵，郭后意不能平，屢與忿爭。尚美人嘗於仁宗前出不遜語侵郭后，后不勝忿，起批其頰，仁宗教之，誤中仁宗。仁宗大怒，有廢后意，內侍副都知閻文應教仁宗出爪痕示執政近臣與謀之。呂夷簡以罷相故怨后，而三司使范諷方與夷簡相結，乘間言后立九年無子，當廢，夷簡贊其言，乃定議。夷簡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疏，以故臺諫疏奏俱不得入。權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率御史、諫官伏閣請對，奏皇后不當廢，護殿門者闔扉不爲通。道輔撫銅環大呼，詔宰相召臺諫官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仲淹等詣中書，夷簡引漢光武廢后爲喻，道輔、仲淹云是乃光武失德，何足法也，夷簡不能答，謂道輔、仲淹更自見上陳之。道輔、仲淹方期以明日廷爭，而夷簡即奏

臺諫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詔道輔罷御史中丞，出知泰州，仲淹出知睦州，又詔臺諫官自今並須密具章疏，不得相率請對，駭動中外。於是當世君子皆直道輔、仲淹而目夷簡爲奸邪，朋黨之議由是興矣！

仁宗治政

自眞宗崩至明道二年三月，章獻明肅皇后臨朝攝政，章獻既崩，仁宗始親政。仁宗天性恭儉仁恕。宋史仁宗紀贊：

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庭，或跣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爲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何以是爲。」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常活千餘人。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用辟乎！」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嫌情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曲洧舊聞卷一：

仁宗儉德，殆本於天性。尤好服浣濯之衣。當未明求衣之時，嬪御私易新衣以進，聞其聲輒推去之。遇浣濯，隨破隨補，將徧，猶不肯易。左右指以相告，或以爲笑，不恤也。當時不惟化行六宮，凡命婦入見，皆以盛飾爲恥。風動四方，民日以富，比之崇儉之詔屢挂牆壁而汰侈不少衰，蓋有間也。

故仁宗之世，政風寬和，而蔚爲北宋之盛世。然寬和之弊，易流於弛慢。慶曆二年五月，集賢校理歐陽修上封事，謂時政有三弊，「一曰不謹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永樂大典卷一二三九九引長編慶曆二年五月甲寅修上疏嘉祐七年五月，知諫院司馬光亦上疏言「自景祐以來，國家怠於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事之臣，頗行姑息之政。」長編卷一九六嘉祐七年五月丁未

仁宗之世，見於姑息之政其尤著者爲頻赦。長編卷一八〇至和二年八月癸巳知諫院范鎮言：

比者京師及輔郡歲一赦，去歲再赦，今歲三赦，又在京諸軍歲再賜緡錢，姑息之政，無甚於此。夫歲一赦者，細民謂之熟恩，以其必在五月、六月間也。猾胥姦盜，倚爲過惡，指以待免，況再赦至三赦乎，豈知其民不狃爲姦且盜者無幾矣。今防秋備塞之人無慮五六十萬，使聞京師端坐而受賜者，能不動心哉！然陛下德音已下，賜錢已出，知不可救者也。請自今罷所謂一赦，以摧姦滑而使吏民得以立也。罷士兵之特賜錢，以均內外而使民得以寬也。

永樂大典卷一二四二九引長編嘉祐六年八月乙丑同知諫院司馬光言：

臣竊以爲赦者害多而利少。國家之善政，過誤有害則赦之，恃惡自終則殺之，非不擇罪之有無并赦之也。漢大司馬吳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對曰：「惟願陛下無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潛夫論述赦蜀人稱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明君賢臣，未嘗以赦爲美也。國家承順天心，予愛百姓，發號出令，必先至仁，然數赦之弊，猶未能去。又古之赦者，其出無常，嚴謹周密，不可前知，姦民猶抵冒以待之，況今國家三年一郊，未嘗無赦，每歲盛夏，皆有疏決。猾吏貪縱，大爲姦利，悍民暴橫，侵侮善良，千百之中，敗無一二。幸而發露，率皆亡匿，不過周歲，必遇降赦，則晏然自出，復爲平人。往往指望，謂之熱赦。使願懲之民，憤悒惴恐，凶狡之羣，志滿氣揚，豈爲民父母勸善沮惡之意哉！且疏決之名，本以盛暑之際，恐囹圄之中有積滯冤結，有司不爲申理，使無所告愬，故天子臨軒親加慮問，平其枉直，無辜則赦，有罪則誅，使久繫之人，一朝而決，故能消釋沴氣，迎致太和，非謂不問是非，一切縱之也。祖宗之時，每歲不過一次疏決，死罪下皆遞降一等。近年以來，或至再三，自徒以下一切赦之。今歲五月以前，疏決之令已再行矣，此所以使百職隳慢，奸邪恣睢者也。

范鎮所謂熱恩，卽司馬光所謂熱赦。按光所言，熱赦本爲錄囚，至仁宗而變爲歲赦。本爲惠民之美政，至是轉爲猾吏悍民作姦犯科之所恃，而百事亦流於隳慢。

仁宗政績之尤可稱者爲容言納諫。

包拯爲監察御史，後又知諫院，以危言正論傾動朝野，仁宗常溫顏優納，近侍以爲難。仁宗曰：「忠鯁之言，固苦口而逆耳，蓋有所益也。設或無益，亦無所害，又何必拒而責之？」墨客揮犀卷一

張昇爲御史中丞，數上封事，論列二府。仁宗曰：「卿本孤寒，何故屢言近臣？」昇曰：「臣自布衣致位清近，安得謂之孤寒，如陛下乃孤寒也。」仁宗曰：「朕何爲孤寒？」昇曰：「陛下內無賢相，外無名將，官冗而失黜陟，兵多而少教習，孤立朝廷之上，此所以孤寒也。」仁宗喜其鯁直而優容之，昇由是名重朝野。墨客揮犀卷一、曲清齋聞卷一

慶曆四年六月，開寶寺靈感塔災，諫官余靖恐仁宗重修，以致勞民，上疏切諫，至云「割黎民之不足，奉庸僧之有餘，且以侈麗崇飾，甚非帝王之事。」時盛暑，靖對上極言，口沫橫飛。靖素不修飾，仁宗入內，云被一汗臭漢薰殺，噴唾在吾面上。長編卷一五〇仁宗優容諫臣多此類。

宋夏之戰

仁宗時最大之邊患爲西夏之擾邊。

夏王室爲唐定難軍節度使拓跋思恭之後，世據有夏、綏、銀、宥、靜五州之地。唐末，思恭以助平黃巢之亂有功，賜姓李。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其君李繼捧在位，宗室內亂，繼捧不能制，獻所統五州之地於宋。繼捧從弟繼遷率宗人叛，屢爲邊患，宋發兵討之，繼遷敗降遼，遼聖宗妻以義成公主，封西平王，眞宗時，繼遷盡復五州之地，又攻陷靈州以爲國都，號西平府。

眞宗咸平五年，繼遷卒，子德明嗣。德明臣事宋、遼，西擊吐蕃、回鶻，取涼州、甘州，二州素出名馬，由是國力益強。

德明卒，子元昊嗣。仁宗寶元元年，元昊稱帝，國號大夏，出兵侵掠宋邊，宋人稱爲西賊。宋以忠武節度使夏竦、鎮武節度使范雍經略陝西。竦知涇州兼涇原秦鳳路緣邊經略安撫使涇原路都部署，雍知延州兼鄜延環慶路緣邊經略安撫使鄜延路都部署。康定元年，夏人寇延州，環慶副都部署劉平自慶州會諸將兵合步騎萬餘人馳援，至保安軍西之三川口，與夏軍遇，宋軍大潰，劉平被執。夏軍圍延州七日，會大雪，解圍而去。宋以知樞密院事夏守贊爲宣徽南院使陝西都部署兼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開府永興，經略西事。守贊性怯，寡方略，宋復罷守贊，以夏竦代爲陝西都部署兼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知永興軍，韓琦、范仲淹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時延州屢被兵，仲淹自請知延州，敵不敢犯。長編卷一二八康定元年八月庚戌：

先是詔分邊兵，部署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有寇至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不量賊衆而出戰，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爲分州兵爲六將，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賊不敢犯，旣而諸路皆取法焉。賊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云。

又豫章集卷六：

仲淹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在延州時，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自邊制久墜，至兵與將常不相識，仲淹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

韓琦與仲淹雖並副夏竦守邊，而戰略不同。琦主攻，仲淹主守。慶曆元年二月，琦巡邊至鎮戎軍，盡出其兵，令環慶副都部署任福將之以伐夏。福率大軍出懷遠

城，至好水川，夏軍縱精騎四面合擊，宋軍大潰，福戰沒。琦與仲淹並奪經略安撫副使，徙琦知秦州，仲淹知耀州，既而復徙仲淹知慶州。

是年十月，陝西都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夏竦罷，徙判河中府。分陝西爲四路，各置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自任戰守，各不相屬，有事則隨宜遞相救應。以韓琦爲秦鳳路都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知秦州，王沿爲涇原路都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知渭州，范仲淹爲環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知慶州，龐籍爲鄜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知延州。

四路之中，涇原路尤爲兵衝。長編卷一三二慶曆元年六月己亥陝西體量安撫使王堯臣上疏：

涇原路接天都山，去賊巢爲近，山川平易，可以出大兵。若勁騎疾馳，則渭州日暮可至。自渭以來，緣涇河大川直抵涇、邠，略無阻閼。彼若大舉爲深入之計，須由此路。

卷一三四慶曆元年十月甲午知諫院張方平言：

涇原比四路最爲賊衝。

夏人入寇涇原，常自天都山越鎮戎軍以攻渭州，復沿涇水川原以攻涇州。鎮戎軍及渭州，遂爲涇原之重鎮。

慶曆二年九月，夏人寇渭州，王沿令涇原路副都部署葛懷敏將兵禦之。懷敏出鎮戎軍，與夏人戰於定川寨，宋軍大潰，懷敏戰沒。夏軍長驅抵渭州，大掠而去。自渭州至夏境，數百里間，廬舍焚蕩無餘，關輔震動。是年十月，詔立永興軍路，置都部署司及經略安撫使司，以都部署兼本路經略安撫使知永興軍。

夏多勁騎，宋以城守戰略禦其衝突。城守之利在於阨其衝要，以逸待勞，其弊則兵力分散，兵勢不接，敵得集中兵力以擣其虛。故宋於陝西屯兵二十餘萬而常感兵力不足。長編卷一三二慶曆元年六月己亥陝西體量安撫使王堯臣言：

四路緣邊所守地界約二千餘里，屯兵二十萬。鄜延六萬八千，環慶路五萬，涇原路七萬，秦鳳路二萬，總其可用者僅十餘萬人。每賊繇一路入寇，其所領兵常多官軍數倍。延州之戰，較其衆十餘萬，劉平等自延慶赴援，所將才八千餘人，其勢固不敵。今年寇山外，其衆如延州之數。韓琦在鎮戎軍，以見在兵馬盡授諸將，是時任福等纔萬八千餘人，賊未亡隻矢而諸將已覆軍，繇衆寡之勢不侔也。彼常以十戰一，我常以一戰十，其爲勝負甚明。雖識者謂劉平、任福之兵，由晝夜馳逐，芻糧不繼，人馬饑疲，遂至陷敗。然強弱異勢，雖不饑不疲，未見全勝之理。

又曰：

賊屢乘勝，重掠而歸，諸將不能扼其歸路追逐掩殺者，由兵寡而勢分也。

卷二〇四治平二年正月癸酉參知政事歐陽修上疏：

慶曆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爲路者五永興、秦鳳、涇原、環慶、鄜延而分爲州者二十有四，而州軍分爲寨爲堡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不足自守矣。

儒林公議卷上：

朝廷東自麟、府，西極秦、隴，開五路帥府，儲衆兵以守之。元昊入寇，常併兵一路而來，諸路兵勢隔遠，不能救援，故敗者數焉。

以二十萬衆戍陝西而猶患兵寡，其弊卽因城守而兵力分散。長編卷一三二慶曆元年七月鄜延路鈐轄知鄜州張亢上疏：

去春賊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逾千里，涇原、環慶不下十程。去秋出鎮戎，又遠自鄜延發兵。且千里遠門，豈能施勇？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徒，異時更寇別路，必又如此，此不戰而自敝也。環州至延州十五驛，直路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鳳路又遠於此。若一處有事，宜皆發兵赴援，而山路險惡，人馬已困，欲責其功，何由可得！

又卷二八八元豐元年三月丁酉鄜延路經略使呂惠卿上疏：

敵興師動數十萬，分犯兩路，則所在皆敵，我安知其所出也？苟知我有策應之法而欲攻鄜延，必見兵形於環慶，環慶告急則鄜延起兵以應之。欲攻環慶，必見兵形於鄜延，鄜延告急則環慶起兵以應之。少則不足以應敵，多則本路必見空虛無備之處。如此，非特我兵有趨疾疲曳墜賊掩伏之虞，彼又將分兵擣虛以襲我矣，此非所謂善戰致人者也。

此皆兵力分散，兵勢不接之弊。所謂欲攻環慶必見兵形於鄜延，卽聲東擊西，避實擣虛之戰略，故夏人出師，輒能得志。范仲淹建議以堅壁清野戰略以挫其鋒。

長編卷一二七康定元年五月甲戌陝西都轉運使范仲淹上疏：

兵家之用，先觀虛實之勢，實則避之，虛則攻之。今緣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二三分。若昊賊知我虛實，必先脅邊城，不出戰則深入，乘關中之虛，小城可破，大城可圍。緣邊懦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爲今之計，莫若嚴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虞可乘。西則邠州、鳳翔爲環、慶、儀、渭之聲援，北則同州、河中府扼鄜、延之要害，東則陝州、華州據黃河、潼關之險，中則永興爲都會之府，各須屯兵二三萬人。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修攻取之備，

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售。二三年間，彼自困弱。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

宋之不能禦夏，除兵分勢弱，軍政不修亦爲一因。長編卷二八六熙寧十年十二月東太乙宮使張方平上言：

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嫚，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麟府、涇原之間，敗者三四。

而夏騎甚精，宋軍不能當其衝突。長編卷一二七康定元年六月壬子翰林學士丁度上禦戎策：

中國抗夷狄，可以智勝，不可戰鬪，蓋地形武技與中國異也。羌戎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不如也。隘險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技不如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不如也。爲今之計，莫若謹亭障，遠斥候，控扼要害，爲制禦之全策。

故仲淹主嚴備固圉而不主進討。慶曆二年，仲淹徙知慶州，復建誘降之議。永樂大典卷一二三九九引長編慶曆二年正月壬戌知慶州范仲淹言：

自古兵馬精勁，西戎之所長也。金帛豐富，中國之所有也。禮義不可化，干戈不可取，則當任其所有，勝其所長，此霸王之術也。臣前知越州，每歲納稅絹十二萬，和買絹二十萬。一郡之入餘三十萬，儼以啖戎，是費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也。

時夏軍雖屢勝而國力亦困，慶曆四年十月，終成和議。宋歲賜夏絹十五萬匹、銀七萬兩、茶三萬斤、銀器二千兩、細衣著一千匹、雜帛二千匹，夏稱臣於宋，受宋冊封爲夏國王。然和議之後，夏侵掠宋境如故，宋夏仍交兵不已。神宗熙寧間，宋軍屢捷，宋以熙、河、洮、岷州、通遠軍爲熙河路，置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使宋遼英宗諱改部署爲總管。元豐間，宋軍拓地至蘭州，哲宗元符二年，又取會州。

慶曆增遼歲幣交涉

仁宗親政，略與遼興宗同時，遼國勢甚盛。慶曆二年正月，遼興宗遣其臣蕭英、劉六符齎國書使宋，索取周世宗所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及北漢故地。永樂大典卷一二三九九引長編慶曆二年三月己巳載遼致宋國書：

切緣瓦橋關南，是石晉所割，迄至柴氏以代郭周，興一旦之狂謀，掠十縣之故壤，人神共怒，廟社不延。至於貴國祖先，肇創基業，尋與敝境，繼爲善鄰。暨乎太宗，紹登寶位，於有征之地，才定并汾，擴無名之師，直抵燕薊

，羽召精銳，禦而獲退。兼李元昊於北朝，久已稱藩，累曾尚主，克保君臣之道，實爲甥舅之親，設罪合加誅，亦宜垂報。營築長城，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潛稔於猜嫌，慮難敦於信睦。儼或思舊好，曷若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割之縣，俱歸敝國，用康黎人。

按遼國書，索地理由有四。一、瓦橋關以南十縣本爲遼有，并州之域舊附於遼。二、太宗無故伐遼，積成猜嫌。三、夏爲遼之舊屬，雖有罪見伐，亦宜相報。四、不宜增修邊防，以啓嫌釁。

仁宗用宰相呂夷簡策，建大名府爲北都，增重河北形勢，以右正言知制誥富弼爲接伴使，接遼使入境。是年四月，仁宗以弼爲回謝契丹國信使，携國書赴遼交涉。**永樂大典**卷一二三九九引**長編**慶曆二年四月庚辰載宋國書：

昔我烈考章聖皇帝與大契丹昭聖皇帝弭兵講好，通聘著盟，邊民安堵，垂四十年。茲者專致使臣，特貽緘問，且以瓦橋內地，晉陽故封，援石氏之制域，述周朝之復境。繫於異代，安及本朝？太宗皇帝親駕并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援兵，既交石嶺之鋒，遂擴薊門之役。元昊賜姓稱藩，稟朔受祿，急謀狂僭，叔擾邊陲，鼎議討除，已嘗聞達，及此西征，豈云無報？昨緣霖潦之餘，大爲衍溢之患，既非疏導，當稍繕防，豈蘊猜嫌，以虧信睦？至於備塞隘路，閱集兵夫，蓋邊臣謹職之常，乃鄉兵充籍之舊。在於貴境，寧撤戍兵？一皆示於坦夷，兩何形於猜阻？顧惟歡契，方保悠長，遽興請地之言，殊非載書之約。

宋國書對遼索地理由提出辯解。一、關南十縣爲周所取，乃隔代之事，不宜重議。二、太宗伐遼，由遼軍之援北漢，非云無故。三、夏亦宋之藩屬，有罪誅討，已嘗聞達。四、閱兵繕防，乃邊臣常職，非爲啓釁。

富弼奉命以結婚及增歲幣二事報遼，惟遼所擇，以代割地。慶曆二年七月，弼至遼，與遼交涉。遼自恃強盛，必欲割地，弼反復譬喻，終以增歲幣銀十萬兩、絹十萬匹了事。**永樂大典**卷一二四〇〇引**長編**慶曆二年七月：

初，富弼以結婚及增歲幣二事往報契丹，惟所擇。弼等至沒打河杜丹江，劉六符館之，謂弼曰：「北朝皇帝堅欲割地，如何？」弼曰：「北朝若欲割地，此必志在敗盟，假此爲名，南朝決不從，有橫戈相待耳。」六符曰：「若南朝堅執，則事安得濟？」弼曰：「北朝無故求割地，南朝不卽發兵拒卻，而遣使好辭更議嫁女，益歲幣，猶不從，此豈南朝堅執乎！」及見虜主，弼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何也？」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競請舉兵而寡

人以謂不若遣使求關南故地，求而不得，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皆爲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弼曰：「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弼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雁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闕耳，非違約也。」虜主曰：「微卿言，不知其詳。然寡人所欲得者，祖宗故地爾。」弼曰：「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乎！」虜主無言，徐曰：「元昊稱藩尙主，南朝伐之，不先告我，何也？」弼曰：「北朝向伐高麗、黑水謂勃海，豈嘗報南朝乎！天子令臣致意於陛下曰：『向不知元昊與弟通姻，以其負恩擾邊，故討之，而弟頗有煩言。今擊之則傷弟兄之情，不擊則不忍坐視吏民之死，不知弟何以處之？』」虜主顧其臣胡語，良久乃曰：「元昊爲寇，豈可使南朝不擊乎！」

又曰：

虜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問所欲言。弼曰：「南朝惟欲歡好之久爾。」虜主曰：「我得地則歡好可久。」弼曰：「南朝皇帝遣臣聞於陛下曰：『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亦豈肯失祖宗故地耶！且北朝即以得地爲榮，則南朝以失地爲辱矣。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朕非忘燕薊舊封，亦安可復理此事？正應彼此自諱爾。』」退而六符謂弼曰：「皇帝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然金帛必不欲取，惟結婚可議爾。」弼曰：「結婚易以生釁，況夫婦情好難必，人命修短或異，則所託不堅，不若增金帛之便也。」六符曰：「南朝皇帝必自有女。」弼曰：「帝女才四歲，成婚須在十餘年後。今欲釋目前之疑，豈可待哉！」弼揣虜欲婚，意在多得金帛，因曰：「南朝嫁長公主，故事資送不過十萬緡爾。」由是虜結婚之意緩，且諭弼歸。弼曰：「二議未決，安敢徒還，願留畢議。」虜主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授之，宜遂以誓書來也。」弼還奏，呂夷簡傳帝旨，令弼草答契丹書并誓書。凡爲國書二、誓書三。議婚則無金帛，若契丹能令夏國復納款則歲增金帛二十萬，否則十萬。

又同卷長編慶曆二年九月：

富弼以八月乙未至契丹清泉淀金甌館，持國書二、誓書三，以語館伴耶律仁先、劉六符。仁先、六符問所以然者，弼曰：「姻事合則以姻事誓，能令夏國復歸款則歲入增金帛二十萬，否則十萬，國書所以有二、誓書所以有三也。」翌日，引弼等見虜主。虜主曰：「姻事使南朝骨肉睽離，或公主與梁王不相悅遠自聖宗以後，儲君皆封梁王，則將奈何？固不若歲增金帛，但須於誓書加一獻字乃可。」弼曰：「獻字乃下奉上之辭，非可施於敵國。況南朝爲兄，豈可見獻於弟乎！」虜主曰：「南朝以厚幣遺我，是懼我也，獻字何惜？」弼曰：「南朝皇帝守祖宗之土宇，繼先皇之盟好，故致幣帛以代干戈，蓋惜生靈也，豈懼北朝哉！今陛下忽發此言，正欲棄絕和好，以必不可期相要爾，南朝亦何暇顧生靈哉！」虜主曰：「改爲納字如何？」弼曰：「亦不可。」虜主曰：「誓書何在？取二十萬者來。」弼既與之，虜主曰：「必與寡人加一納字，卿無固執，恐敗乃主事。我若擁兵南下，豈不禍乃國乎！」弼曰：「陛下用兵，能保其必勝否？」虜主曰：「不能。」弼曰：「勝未可必，安知其不敗邪！」虜主曰：「南朝既以厚幣與我，納字何惜？況自古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亦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更復有此理？」虜主默然。見弼神色俱厲，度不可奪，曰：「我自遣使與南朝皇帝議之。」於是留所許歲增金帛二十萬誓書，復遣耶律仁先、劉六符齎其國書以來，仍求納字。二十萬誓書蓋明著令夏國納款事，虜主不悅，欲令弼改之，弼不可，虜亦卒不肯報其事於誓書，但於國書中敘述爾。是月乙巳，弼等還至雄州，詔卽以弼爲接件事，有朝廷合先知者，急置以聞。弼奏曰：「彼求獻納二字，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然朝廷竟從晏殊議是年七月，殊爲相，許稱納字，弼不預也。

儒林公議卷下：

契丹知宋師屢爲元昊所衄，遂有輕中夏之心，忽遣使蕭英、劉六符貽書求關南之地，意謂本石晉所貽舊疆，爲周世宗所取，今當復歸於北。自謂與元昊素定君臣之分，世爲甥舅之親，又云殊無忌器之嫌，輒肆殘人之伐。英等旣入境，乃嘯聚雜虜於燕薊之北以堅我。朝廷乃遣富弼報聘，許歲增金帛以代關南賦輸。虜主宗真遠與宗諱對弼言語忽慢，謂朝廷輕重在我，與弼言詞往返數日，方許納幣。弼歸，朝廷定議別立誓書以往，遂歲增銀十萬兩，絹十萬匹，通前數每歲五十萬矣。前所與歲幣皆虜遣人至雄州交取，至是弼許輦至

虜界白溝，宗真方許之，輦畜之費益不勝其弊矣。

然則慶曆宋遼增幣交涉，宋所受屈辱甚多，尤以所與歲幣由輸改曰納，益降低宋對遼之外交地位。若據遼史興宗紀及劉六符傳，並云「文書稱貢」。果若稱貢，則宋對遼之外交關係則降為從屬矣。誠如宋人所記稱納，於宋亦為屈辱。

慶曆改革

仁宗時，宋初集權政策之流弊日漸顯著，武備廢而不修，兵額多而冗劣，糜費廣而用匱，賦斂急而民困。於是有慶曆之政治改革，主其事者為參知政事范仲淹。

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幼孤，母貧無依，改適朱氏，仲淹因冒姓朱，名說。仲淹少負大志，不以富貴貧賤毀譽歡戚動其心，慨然以天下之務為己任。舉進士，天聖四年，監泰州西溪鹽稅，以母憂去官。仲淹自以不敢以一己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乃上書執政，極言興革之事。大略謂宜擇郡守，舉縣令，斥遊惰，去冗僭，遴選舉，敦教育，驗將才，實邊備，保直臣，斥佞人，凡萬餘言，宰相王曾見而偉之。天聖五年，樞密副使晏殊罷政，知應天府，辟置府學。天聖六年，仲淹終喪，復本姓，易名仲淹。殊入為御史中丞，薦仲淹為秘閣校理。仲淹上疏請太后還政於仁宗，不報，遂乞補外，出為河中府通判。未幾，召入為右司諫。太后崩，仁宗廢郭后，仲淹切諫，以忤旨出知睦州，徙知蘇州，入為禮部員外郎，加天章閣待制，言事愈切。景祐二年，改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蓋欲撓以繁劇，使不暇他議。長編卷一一七景祐二年十二月癸亥：

范仲淹自還朝，言事愈急。宰相陰使人諷之曰：「待制待臣，非口舌任也。」

「仲淹曰：『論思正待臣之職，余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欲撓以劇煩，使不暇他議。

然仲淹言事不已，切直無所避，大臣權倖多惡之。仲淹上書宜繕修洛京以為急難之備，仁宗以其事訪於宰相呂夷簡。夷簡云仲淹迂濶，務名無實。於是仲淹為論譏夷簡專權徇私，陰奪人主之柄。夷簡大怒，指仲淹薦引朋黨，離間君臣。景祐三年，仲淹落職以本官出知饒州。落職謂落天章閣待制，本官謂吏部員外郎，徙知潤州，又徙越州。自仲淹之貶，黨論大起，右仲淹者皆被指為黨人，相繼貶逐。長編卷一一八景祐三年四月丙戌：

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落職知饒州。仲淹言事無所避，大臣權倖多惡之。時呂夷簡執政，進者往往出其門。仲淹言官人之法，人主當知其遲速升降之序，其進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

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不可不察也。」夷簡滋不悅。帝嘗以遷都事訪諸夷簡，夷簡曰：「仲淹迂濶，務名無實。」仲淹聞之，爲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指時政。又言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終有王莽之亂，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以大爲小，以易爲難，以未成爲已成，以急務爲閑務者，不可不早辨也。夷簡大怒，以仲淹語辨於帝前，且訴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仲淹亦交章對訴，辭愈切，由是降黜。侍御史韓瀆希夷簡意，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從之。時治朋黨方急，士大夫畏宰相，少肯送仲淹者。天章閣待制李紘、集賢校理王質皆載酒往餞，質又獨留語數夕。或以謂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爲朋黨幸矣。」

同卷景祐三年四月壬辰：

范仲淹既貶，諫官御史莫敢言。秘書丞集賢校理余靖言：「仲淹前所言事，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猶以其合典禮，故加優獎。今坐譏刺大臣，重加譴責。儻其言未協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爾，安可以爲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爲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益疏。漢皇吳主，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盛德？陛下逐言事之臣，恐非太平之致也，請追前命。」壬辰，靖落職監筠州酒稅。

同卷景祐三年四月乙未：

貶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爲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酒稅。先，洙上言：「臣常以范仲淹直諫不同，義兼師友。自其被罪，朝中多云臣亦被薦論。仲淹既以朋黨得罪，臣固當從坐，雖國恩寬貸，無所指名，臣內省於心，有覩面目。況余靖素與仲淹分疏，猶以朋黨得罪，臣不可幸於苟免，乞從降黜，以明典憲。」宰相怒，遂逐之。

同卷景祐三年四月戊戌：

貶鎮南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歐陽修爲夷陵縣令。初，右司諫高若訥言：「范仲淹貶職之後，臣諸處察訪端由，參驗所聞，與敕榜中意頗同，因不敢妄有營救。今歐陽修移書詆臣，言仲淹平生剛直，通古今，今班行中無與比者，責臣不能辨仲淹無辜，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及謂臣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仍言今日天子與宰臣以注意逐賢人，責臣不得不言。臣謂賢人者，國家恃以爲治也，若陛下以忤意逐之，臣合爭。臣愚以爲仲淹頃以論事切直，急加進用。今茲狂言，自取譴辱，豈得謂之非辜？恐中外聞之，謂天子以注意逐賢人，所損不細。請諭有司召修戒諭，免惑衆聽。」因繳進修書，修坐是貶。

西京留守推官仙遊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傳於時，四賢指仲淹、靖、洙、修，不肖斥若訥也。泗州通判陳恢等上章乞根究作詩者罪，左司諫韓琦劾恢越職希恩，宜重行貶黜，庶絕姦諛，不報，而襄事亦寢。

康定元年，用韓琦薦，復仲淹天章閣待制，徙知永興軍，進龍圖閣學士，改陝西都轉運使，尋與韓琦並授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副夏竦以禦夏。慶曆元年，分陝西爲四路，各置帥，以仲淹帥環慶路知慶州。慶曆二年十一月，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兼緣邊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

宋自開國以來，累朝重用文人，士大夫榮譽既高，責任感隨之加重，大多數士大夫固因政府之優容而養成苟且偷安之習，部分有自覺性之士大夫如范仲淹者則以天下興亡爲己任。仲淹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岳陽樓記冗兵、冗官、冗費構成宋朝財政之重負，輸運之歲幣及對夏用兵，使財政益感支絀。仁宗深知積弊所在，頗思有所改革。慶曆三年三月，呂夷簡罷相，四月，仁宗召范仲淹、韓琦於陝西，並爲樞密副使。八月，以仲淹爲參知政事，富弼爲樞密副使，韓琦以樞密副使充陝西宣撫使。

仁宗既信任仲淹等，每進見，必責以太平之事。是年九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條奏當世急務。仲淹退而上疏，條陳當世急務凡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此卽世所謂之十事疏。

仲淹所陳十事，皆針對時弊。如當時賢達者爲磨勘所限，在上位者未必皆賢，故欲明黜陟以嚴考績之法，使理狀循常者由資序漸進，高才特達者得穎脫而出。任子之數衆，冗官充塞，故欲抑僥倖以減其弊。以詞賦取士，所得多非經濟之才，故欲精貢舉重經術以革浮華文風。地方長吏多以資序而得，不較能否，故欲擇官長以去懦弱不任事者。職田不均，瘠者所入不足以養廉隅，故欲均其職田以爲養賢之資。民俗澆薄，不務農事，故欲厚農桑以勸民務本。兵冗而衆，軍食浩繁，故欲寓兵於農以修武備。徭役繁重，負擔不均，故欲省併州縣之數，減少徭役以紓民困。有司急功，致朝廷恩澤未能惠及於民，故欲覃恩信俾民得沾其利。朝令夕改，民無適從，故欲重命令以取信於民。

以上十事，明黜陟、抑僥倖、擇官長、均公田、覃恩信、重命令在於澄清吏治，精貢舉在於進用人才，厚農桑、減徭役在於富國裕民，修武備在於強兵。仲淹之意，以爲欲求攘外，必先安內，欲求富國，必先裕民。仁宗方信任仲淹，而章得象、晏殊在相位，得象性簡靜，仲淹本殊所舉，而富弼又殊之壻也，故仲淹得恣其所爲。慶曆三年十月，立磨勘年限及遷轉薦舉法。十一月，立任子法，又詔均天下職

田。慶曆四年三月，行貢舉新制。五月，併省河南府五縣爲鎮以減徭役。凡諸措施，皆本仲淹改革意見，以詔書次第行之。獨於寓兵於農一事，輔臣皆以爲不可而止。

仲淹之改革意見雖爲仁宗所接受，而遭受大部分士大夫之反對，謗議漸興，朋黨之論益盛。長編卷一五〇慶曆四年六月壬子：

始，范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爲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爲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規摹闊大，論者以爲難行。及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

蓋芸芸衆生，如仲淹以天下爲己任者究屬少數，宋朝累世對士大夫之優容，使士大夫蔚爲特權階級，仲淹欲一手將之推翻，自易遭受強烈之反抗。

慶曆四年六月，仲淹請自出巡邊，以參知政事充陝西河東宣撫使。八月，復以富弼爲河北宣撫使。九月，宰相晏殊罷，以樞密使杜衍爲相。仲淹、富弼既出而讒者愈甚，其所改革諸事亦稍稍沮抑，杜衍獨左右之，仁宗頗惑焉。仲淹益不自安，因上疏求罷政。慶曆五年，杜衍、仲淹、富弼並罷，以杜衍知兗州，仲淹知鄆州兼陝西四路緣邊安撫使，富弼爲京東西路安撫使知鄆州。自仲淹、富弼罷，其所改革諸事皆復故。

當仲淹之政治改革爲朝士所反對，朋黨之議方盛，仁宗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爲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爲黨，而怯戰者亦自爲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唯聖心所察爾。苟朋而爲善於國家，亦何害也！」長編卷一四八慶曆四年四月戊戌先是慶曆三年三月，夏竦自宣徽南院使判蔡州召入爲樞密使，越一月，爲臺諫所論免，杜衍代之。既而仲淹、韓琦、富弼並在政府，爲諫官歐陽修所親厚。修論事無所避，竦因與其黨造爲黨論，指杜衍、仲淹、修等爲黨人。修乃作朋黨論，大指言君子之朋有益於治，小人之朋則能亂政，君子之朋用則國興，去則亂亡，故人君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然仲淹終爲朋黨之議所困，爲反對者借爲攻訐之藉口而罷政。

皇祐四年五月，仲淹卒，贈兵部尚書，諡文正。長編卷一七二皇祐四年五月丁卯：

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宗屬。泛愛樂善，士人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莫不嗟惜。爲政忠厚，所至有恩，鄆、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及其卒也，羌酋數百人爲

舉哀於佛寺，號之如父，齋三日而去。

龔明之中吳紀聞卷三范文正公還鄉：

文正公自政府出歸鄉，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濟養羣族。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之。其計人日食米一升，歲衣人二縑，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二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者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聚。仕而家居俟代者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公雖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

世傳仲淹用士多取氣節而闊略細故。其爲帥，辟置幕客，多取見居謫籍未牽復者。或問其故，仲淹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才，不幸陷於吏議深文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爲廢人矣。」世多感其意，而仲淹亦多得人才之用。沈作誥高隱卷五、石林燕語卷十

晏殊、杜衍並爲慶曆名臣。

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眞宗時翰林學士。殊嘗三入樞府天聖三年、明道元年、康定元年，一爲參政明道元年，慶曆三年三月爲相，慶曆四年九月罷，在相位一年有半。殊性慎密，屢參機務，未嘗宣泄。康定元年，殊在樞府，值西夏用兵，建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時論遽之。及在相位，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仁宗方欲倚羣賢以爲治，諸權倖皆不以爲便，遂罷政。

殊喜推引士類，後世議者謂爲前世諸公第一石林燕語卷九。當世賢士大夫范仲淹、孔道輔、歐陽修皆出其門，擇壻又得富弼。文藻瞻麗，應用無窮。

衍字世昌，越州會稽人，封祁國公。康定元年，除同知樞密院事，轉樞密副使，慶曆三年，遷樞密使。慶曆四年九月，代晏殊爲相，慶曆五年正月罷，在相位百二十二日。

衍爲人清正，在樞府務抑僥倖，杜絕濫進。長編卷一五二慶曆四年九月甲申：

衍務裁抑僥倖，每內降恩澤，率寢而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對，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

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慶曆之治，衍與有力焉。